



桐原紀年 七

辛丑

共十五

4082  
7



伊 4082  
卷 5-7



別諭後謝恩

紀年錄卷之七



二月初二日遣承旨別諭敦召承 命謝恩  
傳曰鼎席俱空凡今幾日予無咨諏之所朝有泮  
渡之象庶事叢脞百工頽墜振勵矯揉之責特在  
卿一人而陛拜閱月病未造朝竊為卿悶慮此間  
慎節亦已快蘓况又歲首朝叅以卿調病遲待至  
今卿其念予如渴之望即日出肅弘濟國事事遣  
承旨傳諭予頌議政與之偕入左副承旨金字鎮  
來宣承 命謝恩 傳曰頌議政留待假注書徐  
美修來宣 傳曰大臣八侍假注書趙行德來宣

八侍上下酬酢

承命八侍臣進曰臣於六十一日後復瞻天顏下情不勝欣幸矣上曰卿間往危疾漸敗固無餘而比之臘月初三日八侍時則稍勝矣臣對曰向來則病勢漸進之日也今則病勢漸退之時也此之向來則似必稍勝矣臣自得病以來頻荷記存之音屢蒙環剗之頒復起為人莫非聖恩而今日承命亦非病勢之已蘓也臣於病中每伏見傳教下者以庶事之輒煩宸憂至有下行有司之教臣於此滿心惶悶雖欲即日趨朝而不可得也今於少愈之後固不敢一向偃息而臣

竊有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者前領相之乞退特以年至而獲蒙恩許臣之病勢尚在難強而未蒙體諒以臣今日凡百較論於前領相孰健孰憊不啻懸殊臣之從前自效惟在於筋力奔走而今則此亦無望誠得長暇稍加調治庶可以漸就蘓健更備驅策臣何敢終始占便哉上曰卿是國之柱石且是同休戚之家予之以卿為元輔不是循次陞序蓋欲任卿以世道之責也三公均是承弼之地而天下事不重則不威重其位所以威其望也以卿地處以卿誠忠俾作一世之表率

董正朝廷之規模則百僚之矜式庶務之彌綸豈  
復貽予中朝之歎哉從今以後上而御宇下而近  
密旋擢其勤勵責罰其恬嬉一畀卿裁之卿須體  
予委寄之意實心做去俾有成效也臣對曰聖  
教至此雖一日二日臣當試可乃已而畢竟顛沛  
則無疑矣仍奏曰前右相處分固出責勵之聖  
意而以今紀綱右相亦未如之何大臣罷職事體  
不輕而今且有日未知聖心或有所俯諒者否  
上曰右相心事固善矣而其奈太無料量何哉今  
番處分非專為此事也然所奏如此當下教矣

惠廳收租案  
事

上曰卿今憊矣明日既命朝叅今日則趁早退休  
明亦差晚入來可也臣奏曰功有時急仰達事惠  
廳收租案必於正月念前行閱各道然後庶無窘  
束之弊而文書磨勘之後前惠堂李性源則謂以  
已遞前戶判金華鎮則嫌其替當互相推諉不為  
發閱今則愆期亦已久矣其在事體不可無警前  
惠廳堂上李性源前戶曹判書金華鎮一併從重  
推考惠堂既已新差使之當日內斯速舉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方有時急舉行事行副司  
直金鍾秀戶曹叅判鄭民始惠廳堂上差下使之

惠堂差下

朝參

察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一堂上上來前令次堂  
依前句管可也

初三日朝參入侍

朝參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見今國事朝象委靡  
叢脞可言之弊不一其端而此皆節目之末務臣  
之耿耿愚忠竊有所長慮却願者向來重臣李福  
源疏後誑惑之人心頗有開悟之望解弛之隄防  
亦有振肅之意而李得臣之疏忽地闖發外間之  
人不知得臣之罪自有所在或疑義理之從以變  
改誑惑者愈益誑惑解弛者愈益解弛此諸重臣

一疏之前反有甚焉誠非細憂也臣雖愚迷亦知  
不忍聞之 聖意則何敢更事提說而第念 殿  
下之不忍聞 聖孝之踈節也臣等之不敢言婦  
寺之曲謹也而臣等之言每不免囁嚅凶逆之徒  
殆無所忌憚及今歲月之未久尚患人志之未定  
况於百世之後安保其義理之終不晦塞而 先  
王至德 聖上大孝亦豈無掩翳不章之慮乎臣  
受 殿下回極之恩常有為 殿下死之願而  
昇平世界豈易得死所今若以貽賊 聖心即地  
被罪則嶺海芥鉞臣誠甘心故袖將一劄冒死塵

袖劄

聽伏乞納臣之言以靖世道治臣之罪以嚴國綱  
臣所拱手而竢也仍上劄本劄曰伏以我 殿下  
不以臣為不肖實之元輔之任勉以世道之責臣  
既辭不獲 命扶病祗肅則凡所以殫竭篤純禪  
補消埃者何言之不盡何懷之敢隱乎願今治效  
尚邈朝象漸潰百度之廢弛庶僚之怠惰固莫非  
君臣上下深憂永歎之端而此猶節目之謂也若  
論其竅當先竅當急者惟在於發揮 先王之至  
德闡明 聖上之大孝以曉一世之人心以樹萬  
代之民彝則此難 殿下之所不忍聞臣等之所

不敢言而不可以不忍聞不敢言而遂無一言之  
上聞致使將泯之人心至於終泯將斃之民彝至  
於終斃也決矣臣請冒死流涕而陳之惟 聖明  
垂察焉洪惟我 莊獻世子睿質天挺令聞夙彰  
一國延頸垂三十年嗚呼皇天不佑邦運不幸疾  
患沉痾事到難言以 先王止慈之仁遠當千古  
帝王所未有之事臣於此痛實哽咽有不敢詳說  
也當此之時宗國孤危凜如綴旒乃以 大王之  
克明深知 文王之聖德乃命我 殿下誕正儲  
位丕承洪緒又命我 殿下嗣我 真考謹昭穆

之序明正體之義至於亮僣而舜損亦出 宸衷  
之獨斷寄托丁寧授受光明磐石恭山式至今休  
此所以德協上天澤流後世 宗廟饗之子孫保  
之而君子小人咸有沒世不忘之思也於乎至矣  
亦惟我 聖上殿下本之大聖大孝之德性輔以  
至精至微之學問處天下之至變而守之以大正  
履天下之至艱而行之以大順厥惟乙未 聽政  
之後睿章言言痛迫字字懇到卒得以感格 天  
心克洗史藁亦越丙申 卽阼之日綸音首揭重  
統之大義次叙報本之隆典末又申申於防微斥

邪之道敷以心腹懸之 象魏仁之至也迺誅文  
女尚魯二凶正其內外交構之罪以奉 先王之  
訓又誅師翰老顯諸賊正其先後悖逆之罪以告  
先王之靈而罪而萬姓咸服義之盡也至若一部  
宮園儀折東典禮斟酌情文遵 聖祖之遺意稽  
先儒之定論遵筮之豐約儀節之隆殺嚴於兩當  
嚴伸於兩得伸禮之中也之仁也之義也之禮也  
曰非出於我 聖上目心根性發情止禮以孝於  
先大王也以孝於 先世子也不惟今日北面於  
殿下之進者莫不欽誦贊嘆百世之下尚論之士

亦必無間於吾 王之孝矣猗歟大哉嗚呼 先  
王之至德而已定其統於前 聖上之大孝而祇  
守其正於後絲綸如此其詳且切也 處分如此  
其明且嚴也宜其民志咸壹國論大定而惟是聖  
中革自廢之說始為誑惑人心之本具庠等熟講  
之論繼作變幻義理之資邪說之恣行非出於一  
朝一夕凶計之糾結不止於一人一口而畢竟師  
翰諸賊紹述凶論迭投凶疏以至於老顯之詔天  
罵日而極矣蓋此諸賊之所以為賊以希覲之心  
欲肆嘗試之習以揣摩之腸潛布煽動之謀乃敢

以我 先王至仁謂有歉於止慈我 聖上大德  
謂有歉於孝思憑藉莫重之地恣為叵測之言將  
欲掩翳 先王之德恐動 聖主之聽以逐其所  
欲為之計及夫 大明中天魑魅莫逃渠輩所以  
請張排布者卒不得售其奸肺則於是乎矚視  
君父力抗大義凶計之不足至於凶疏凶疏之不  
足至於凶言我 先王已定之義理我 聖上所  
守之義理不免為凶徒之所湮晦噫嘻尚忍言哉  
嗚呼其人雖罪其說漫漫點者猶懷僥倖之念愚  
者未祛漸染之感亂萌未必永杜邪論未必盡熄



而 聖上以其不忍聞也未盡其格頑痛迷之道  
諸臣以其不忍言也不敢為探本溯源之論况今  
獄案浸遠而聞見易失王綱太踈而隄防易壞悔  
者愈晦而無大明之期迷者愈迷而無丕變之望  
世道人心駸駸然可虞則為今汲汲之圖惟當明  
目張瞻不祈義理使舉一國之人曉然知我 先  
王至德 聖上大孝昭揭日月之上而前後諸賊  
之根株脉絡較若指掌咸有以痛憤疾讐於既往  
懲懼感化於方來無敢有一毫查滓於此箇道理  
然後國可以為國人可以為人一重臣所以隱憂

長慮漉血封章者此也然而其疏所陳只說得大  
體而 兩聖人至德大孝猶有所發揮未盡闡明  
未詳者如臣受 恩罔極致位至此者徒懷嚴畏  
於向來勿捧之教反或計較於一身禍福之間一  
味囁嚅不思明辨則是負 殿下也負臣心也憂  
憤所激拚棄死生茲敢齋沐紙封面獻 天陛以  
為今日第一義初筵第一奏無出於此嗚呼今臣  
此言非不知憾我 聖心罪當萬殞語多妄率无  
增惶感然言之不敢而不得不復言者為其不復  
言則泯也聞之不忍而不得不以聞者為其不以

明黜陟慎賞罰

間則數也伏願 殿下將臣此劄頒示中外俾人心不終泯焉民彞不終斃焉實國家臣民之幸也上命承旨受上 上略賜下覽 教曰見其大體予心抑塞矣此非卒乍間省過者當從容賜答矣臣對曰今聞抑塞之 聖教臣罪尤無所逃矣仍奏曰臣於平日心切慨然於近來時弊畧有所數條論列者未必因臣之言遽變積痼之習而試一條陳出舉條警飭似好矣 上曰試陳之徐命善曰自古為國之道未有不以奮勵而興恬嬉而習蓋衆心奮勵則不勞而事集一人恬嬉則相效而

功虧二者之間興替之所由分臣竊觀今日朝象何其恬嬉之甚而絕無奮勵之意也昇平日久百隸怠慢法度之廢墜事務之叢脞已無可言而尚且心心泄泄玩愒悠泛任怨趨赴者目之以癡鼓袖手厭避者指之為謀賊臚仕華貫必欲坐致國計民憂舉皆罔視滔滔一轍莫可挽回而雖或有超出俗臼挺身擔當者又厭其衆誹羣嘲卒不得售其志業若此不已拘孿繙縫之態終無可憂之時掣斂堅凝之績竟無可舉之望夫以積世恬嬉之餘不振一朝奮勵之治則必有風發雷迅之舉

立規模明法令

然後乃可以轉委靡之習盡淳勵之方夫豈雍容  
暇豫之所可為哉為今之道明其黜陟慎乃賞罰  
隨事趨赴者另加擢用當事厭避者輒加譴責則  
未必無補於董飭警戒之政而目下制治之要無  
過於此先將臣奏昭眎有位俾得以各自勉勵何  
如 上曰目下急務無出於此陳白之說極為切  
實依為之徐命善曰臣既以警惕嬉為振世道之  
本而恬嬉之弊實由於紀綱之不樹苟不先樹紀  
綱則一時黜陟未必有勸懲之效尚何以率其怠  
惰萃其渙散乎夫紀綱者人君所以御世磨礪之

具而漢唐以來莫不各有一代之紀綱先儒所謂  
漢以規模為紀綱唐以法令為紀綱宋以禮義廉  
恥為紀綱是也我朝制治一遵有宋以禮義廉恥  
為維持紀綱之要則自禮義而致規模之整理自  
廉恥而知法令之謹守斟酌三代蔚有成憲乃自  
近日以來紀綱如水益下朝廷之上命令不行閭  
巷之間橫濫成習內以庶事之等威既紊外而列  
邑之貪猾不息應行節文必待 聖教之董飭瑣  
屑微事亦煩 天聽之瀆擾蓋其寬縱太過人心  
狃安以苟免倖得為目前之計故不知不覺之中

變干謁之弊  
覬覦之習

自陷於蔑法鬻利之罪今欲立規模宜先明法令  
今欲明法令宜先以禮義廉恥另加勸懲不少饒  
貸然後人志有所定而紀綱有所樹以臣此奏一  
體布示俾令監戒毋至犯科何如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臣既以樹紀綱為警惕嬉之本而紀綱  
之類實由於私意之不祛蓋干謁之弊天下同然  
而我國為最覬覦之習古今一致而近日為甚若  
論用人之道則才學品格置之度外顏面厚薄視  
為進退巧官之流常被甄錄自守之士曾不來訪  
故除目未及於素昧而躁競鑽刺之風成矣若論

折獄之政則事理曲直未暇勘量罪罰輕重惟意  
勘斷受餉之疵人或不免如鑑之頌寂矣無聞故  
疑謗輒起於聽理而目緣囑託之風成矣甚至於  
錐刃利害請簡雲委簿書去來關節全集有財者  
必充願欲無援者常患落拓則青紫之獵取和石  
之俯仰謂可以人力周旋若無難事朝廷安得不  
卑紀綱何所自立乎苟求轉移之術必須精白一  
心視國如家莫曰吾無係吝而克念察影之方莫  
曰事在微細而每軼成阜之戒使夫公之一字隨  
時隨處忝前倚衡則干謁之弊不期變而自變覬

修名檢囊集公

覲之習不期哉而自戢矣今臣所奏姑舉銓注訟  
獄數條而一隅反三庶事皆然如欲做治必先懲  
祛此風然後乃可有為亦以此意申飭有司之臣  
亟令痛革毋循舊套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  
曰臣既以祛私意為樹紀綱之本而私意之橫流  
又由於名檢之不修誠使循私之徒必獲降黜秉  
公之人必受褒揚則人莫不自愛其身孰肯忘身  
之顛沛惡人之利害哉是以我 聖上嗣服之初  
惓惓以勵名檢為風動興起之先務而復出銓曹  
堂卽通塞之規俾有以激濁揚清各自標揭此誠

駕馭之長策作成之要道宜其人知檢束世重名  
節五六年來煥然有拭目改觀之望而闒然頽惰  
生斯為斯依舊前日之氣像何哉復舊以後為是  
職者皆不過侈其官啣誇其榮耀而已其所通塞  
果能允愜物情否其所激揚果能聳動人心否取  
舍黜陟不問才學之有無先後差排惟看門閥之  
高下喬木之裔識味魚魯而坐占清顯之職委巷  
之士闕盡螢囊而棲邊冗散之班汪涓無別駕騏  
同進凡今之素無志守但謀進取者何必苦其心  
思勞其視聽味無味之書而講不講之業乎不矯

李得臣加施

此弊而但求名檢之自勵雖家喻而戶說終未見於變之美臣意自今銓曹通塞毋規規於門閥惟以文學才猷為之權衡而尤於激揚旌別之政着意修舉如或有蹈襲前轍不思更張者當該銓曹堂即亦從以施罰使當世之人咸知才學之為先名檢之為重則材彥可以輩出風教可以責歸亦願申明嚴飭俾有實效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向來李得臣之疏跡涉不誠罪在無嚴而請削請鞫俱未蒙允畢竟律名不過適差而止揆以國體寧有是哉臣謂李得臣姑從末勘先施竄配

關西御史柳誼  
雖不更勘書啓  
則使之回啓

之典宜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關西御史柳誼之奉使無狀誠一朝廷之羞向來儒臣之論罪也既有待究竟 處分之教臣不敢更事請勘而惟其書啓之繁穢琴糝誠如 聖教有司之臣實無分開覆奏之道勿施之 教蓋出於此然其中亦有守令犯科之不可不查處者弊癘因革之不可不商量者則今因一人之憤誤使委遣之 聖意終歸無實恐非所以尊 君命重國體之義臣意柳誼書啓令各該司依例回啓似好故敢達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伏見洪奉朝賀孫錄用

武三品散政  
啓稟陞資

之教此實出於孝思彼暨在庭百僚孰不欽仰  
贊頌忝議若獨政則初仕有令次堂舉行之命  
然後可以擬入故敢達矣上曰依為之矣曹判  
書洪樂性曰宣傳官李儒敬已滿六朔且曾經三  
品守令似當依新定節目為陞資之職而散政陞  
資近無其例何以為之敢稟上曰大臣之意何  
如徐命善曰特教則不拘散政亦不必為例惟在  
處分矣上曰雖是承傳宣傳官階榜堂上窠則  
散政無得陞擬至於此人履歷既滿而本職又已  
仕滿內職堂上三品窠今日政擬望可也○是日

次對

水部開局三堂  
俱老改差

備堂懸病三負  
之問備

假注書李錫夏出來口傳下教曰日寒若此明  
日景慕宮舉動時勿為進忝事傳宣  
初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水部雖是開局亦有  
事務而見今三堂俱是老病之人凡百舉行多有  
委屬之慮云並改差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  
曰次對之行已久今日則事當一齊進忝而懸病  
至於三負之多致煩請牌殊涉未安懸病堂上並  
從重推考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行副司  
直金鍾秀禮曹判書金煜漢城判尹李命植備局

筆尚差

關西御史面啓

堂上還差金鍾秀李命植仍察有司之任兼兵曹判書洪樂性貢市堂上差下金燧行副司直蔡弘履並提堰堂上差下使之察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平安道御史柳誼書啓則監司鄭尚淳以營例未定邑穀有欠為言未知本營事例之如何而莫重國穀有此虧欠至登於繡啓比諸嶺南雖有多寡之懸殊不飭之失宜無異同罷職兵使李漢昌許多臚列之罪不可不一番覈處令該府拿問定罪其餘守令邊將令吏兵曹稟處至於別軍諸條有非猝乍間所可覆奏者以啓目

舉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今聞卿言道伯事則事實或不無襲謬者云右相亦以為在營時不得不循用此例云然則不可不一問後處之姑先紙辭從重推考可也徐命善曰即回東萊前府使尹師國狀啓以已亥條八送使停止事枚舉任譯手本而判付內有下廟堂考例稟處之 命矣近來倭人每以馬島之殘弊為藉口之資入給米木必欲預受進獻物種惟事停退固已萬萬痛惡而送使停止雖有數次已例八送使之一時盡停乃是今番初有之事則身為邊臣不思如法遵守據理責

東萊八送使  
停止事任譯  
張威決棍



諭敢以更觀動靜之說率爾陳啓有若居間往復者然設置邊臣之意果安在哉東萊前府使尹師國方以前任安東時事行將就拿令該府別為問目照律勘處訓導別差則雖有大於此者所當周章幹旋期於無弊彌縫而此等無前例之事視若尋常曲徇彼意奉行私書特令許捧之說轉報守臣以至登聞之境渠若有嚴畏朝廷之心安敢乃爾當該任譯等令東萊新府使大張威儀從重決棍使彼人俾知畏戢更不敢生意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前統制使徐有大狀啓而以兩

巡操停止

拯劣米待秋  
退捧

南舟師春操合設當否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此全羅兵使李鼎炳狀啓而以五鎮營三山城珍島獨鎮等巡操及營城將巡點依例舉行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此慶尚右兵使申應周狀啓而以今春習操及營城將巡點一款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矣或於己亥秋或於昨年秋既已行操且當春窮累糧赴陳必多民弊今番則毋論習操與巡操並姑停止之意知委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全羅監司徐有隣備局報辭則拯劣米昨年目道臣狀請備局回啓以待秋退捧之意行

會而今又惠廳閔內乙未以後各年極劣米一併  
收捧添載上納事知委矣方當新春民窮轉甚裝  
稅不遠催科彙午此時極米之一時並督實有民  
情騷擾之慮依前回啓待秋舉行爲請矣當初惠  
卽所懷似指大體而言未必謂目下之徵先往先  
發閔致此擾民之端事涉不察當該堂上推考極  
劣米退捧事依報辭施行何如上曰此無異失  
信於民依爲之他道以此意枚舉論理卽爲行會  
事分付該廳可也徐命善曰漂民出送咨文才已  
來到矣以來頭使行申謝之意令槐院換出回咨

定禁軍給馬下送于灣府使之轉給鳳城將處以  
爲轉致北京之地何如上曰依爲之

初九日承 命獻議

獻曰今因湖南道臣啓稟有雇工定制收議之  
命矣我國雇工之規與皇朝有異皇朝則立有文  
券議有年限然後始謂之雇工而我國則有文券  
定年限者不謂之雇工直謂之奴婢所謂雇工稱  
名者不過村店間卡去卡來一時留接之類也此  
卽皇朝律例中短雇日月受值不多者依凡人論  
者也今若以俗名雇工襲用皇朝立文券議年限

湖南雇工定制議

袖割受批  
次對

之例則不亦舛乎臣意一依皇朝定制今後京外  
倩工之人受值十兩以上議限五年以上而立文  
券者許入帳籍以雇工論此外不受值不立券不  
入帳籍而一二年出入使喚者依凡人論恐合事  
宜伏惟 上裁

初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 上謂頌議政徐命善曰卿之向來袖  
割非不欲即賜批旨而予心抑塞不忍泚筆因循  
至此矣非卿孰能陳此言非卿予豈為此答乎今  
以手書下答以暴卿誠忠而至於原割欲藏之全

匱垂之來後矣遂以批答 親授命善命善祇受  
訖請令承旨讀宣 上可之承旨鄭志儉讀宣  
批旨曰首割具悉卿懇事係不忍言言係不忍聞  
而卿則不忍言而言予則不忍聞而聞嗚呼卿何  
忍說之於予予何忍答之於卿卿之今日之割即  
予昔日之疏予亦何辭拒之卿元輔也從又有勲  
勞於王家所謂同休共戚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非  
卿之地也歟卿然後有是割卿之故有是批祗增  
予慟實崩迫也原割藏之金積庸竢可以布宣之  
時也讀訖命善進曰臣敢以不忍聞之言貽憾

備堂一史局  
并皆減下所  
以稀少

聖心瀆擾之罪日夕是竢不惟不加之罪蒙此不  
世之殊遇至以手書下答義理光明可以銘彝  
鼎而建天地雲翰璀璨可以並圖書而耀日月此  
豈但臣一家之私寶而已播之當世傳之後世其  
有賴於正人心息邪說者關係甚大臣誠為國家  
頌無疆之休也批旨一本令承旨書出傳布何  
如上曰卿退後謄送政院可也上曰備堂之  
列何其稀疎也徐命善曰臣嘗欲以此一陳而未  
果矣近來陞擢不為不多而着實行公於備堂之  
人一入史局並皆減下不特備堂銓書堂上之在

應製考時  
士大夫不着  
書字中飭

史局者臨政亦不得出評雖云有故判書尹淳疏  
請之故事史局既非數月內所可了當者則許多  
卿字長鎖史局無怪乎位著之常患苟艱此誠可  
悶矣上謂摠裁官李徽之曰今日亦欲摘奸而  
史局事如此卿何不頻加申飭乎上命取承史  
閣臣應製使承旨讀之教曰今此應製諸人乃  
極一代之選而數三人外更無可觀者矣徐命善  
曰鄭志儉鄭東浚俱善作此則雖科場亦可優等  
矣上曰近來士大夫全拋名檢甚至於青綾豹  
直之中終日所事不出戲謔而如玉署銀臺絕無

文字間者讀之人此實由於朝無激揚之政世無  
表準之所人心自歸靡慢名檢自歸頽惰而然也  
向來文臣講製予意蓋欲矯揉此弊其時前領相  
所定節目過於寬厚恐難責效卿須與閣臣相議  
更無厘正可也徐命善曰臣日前所奏勸名檢一  
條自謂時弊之最先矯革者莫切於此而今日  
聖教又及此事臣不勝欽仰之至大抵我國用人  
專以門地為之取捨故無地處之人未見讀書之  
效有地處之人未見不讀書之害內疎稽求之力  
外乏矜式之風而馴致於弁髦名檢唯意放倒不

御史回啓申飭

可無一番振刷以示勸懲此後用捨之際果能任  
怨任謗惟才是取則似或有丕變習俗之望臣當  
自勉又當嚴飭銓曹之臣矣 上曰卿言誠切當  
矣徐命善曰兩界監司下批已久尚未辭朝矣北  
道則奉審不可踰月閔西則戶判上來亦甚緊急  
並為催促使之不多日內辭朝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御史回啓有閔守令黜陟故體段本  
自嚴慈曾無踰越一兩日之規矣閔西御史書啓  
尚未覆奏故臣於日前申飭該曹則該堂以情勢  
為言未知有何情勢若是深引而成命之下一面

遲滯事極未安吏曹判書李行祥從重推考各別  
申飭使之明日內郎為舉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濟州牧使金蕃耆聞自呂州任所直還  
鄒舍姑無辭朝之意云其在事體誠極未安海外  
交符一時為患各別催促下送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此洪忠水使任律狀啓也以為今春  
安城孫與守城將巡點依例舉行事令廟堂稟旨  
分付矣諸道水陸操為軫民弊既皆停止此亦一  
體停止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頃以改量便否問于諸道而四道則歲前覆奏四

## 改量停退

道則今始來到矣其中全羅監司徐有隣京畿監  
司李鎮衡皆以為民情不願物力難辦經界溝洫  
亦無紊亂之弊不必強以行之為言道臣所論既  
如此改量一款今姑置之黃海監司趙尚鎮以為  
文化縣本無量案許令開春設施其餘諸邑民力  
凋弊待年事稍稔漸次舉行為言咸鏡監司鄭昌  
順以為安邊等七邑田政紊亂待開春改量其餘  
諸邑一時並舉民情易致騷擾次第設施逐年繼  
量不責速了惟務詳審為言矣道臣既有所請固  
當依此詳施而見今春序將半行會之際必致妨

濟牧陳與稟  
處

長山以南小米  
代錢事

農待秋成更稟舉行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此濟州牧使金永綬狀啓而以為舊  
還停退新還準捧寺奴婢貢米各減一斗男丁大  
同米每口各減一升軍兵操鍊姑為停退迺老病  
廢之類隨闕填元待明春從附近哨司鍊等事所  
當稟者恭俟指揮而候風往來動費屢朔故依近  
例先為舉行矣此是守臣先舉行後啓聞者並依  
此施行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頃目前惠堂李性源所啓海西長山以南小米作  
錢事更為查問後稟處事 命下矣即見黃海監

司趙尚鎮報備局辭意則作錢定式之後以錢收  
捧於民故民蒙實惠或怨更為作米云民情既如  
此則還責本米事甚不便依前作錢上納之意分  
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二日差 親臨文臣製述讀券官

是日 備忘記近日吏判處義殊極訝惑若謂有  
遭彈云爾則無論啓與疏臺閣喋嘿已久矣若謂  
有病故云爾則元無痒癢通朝所知若此則被所  
執以為引仍作必通之端者何事也豈或日前政  
席一二望筒不審擬有提飭之教而為處義乎萬

吏判李竹祥  
處義事

有一近似於此此大闕分義今日國綱雖曰掃地  
此等之事自上亦可曲念政官之難安而不容發  
一語惟以周章為說守吏判事真可謂求其說而  
不得要之即當則極矣政院不能促飭但請問備  
尤是溺職之大者該房承旨為先從重推考其委  
折吏曹判書李衮祥處斯速問啓吏曹判書李衮  
祥問啓臣自月初以痰癖之症中痞下注連加調  
治矣初二日朝間頌揆將於登對之日以政注事  
欲請申飭銓曹傳聞甚的而奏語輕重既未預料  
則翌日朝參晏然入去極為未安果為懸病晚後

政牌之下亦未敢祇承而口傳 下教萬萬震懾  
擔曳胥命於金吾門外特蒙次堂舉行之 命乃  
敢還次而其後得伏見舉條下者雖似泛論自多  
指斥既在見職則不可諉之以泛論遽然冒出一  
疏自引之後政牌賓對俱未趁造日昨大僚又以  
情勢二字仰達而情勢未暴之前繡啓覆奏事體  
自別不得冒沒舉行略控短章政院退却方此悚  
縮兢問之際連伏承不敢聞之 教仗地戰悸萬  
戮猶輕臣若有一毫近似於 下教辭意之心此  
實人臣之極罪不待國家之憲章天地神祇必當



誅殛之矣惶惶震越更無仰達之辭云 傳曰觀  
此問啓吏判近日所處義者即向日頌相銓選申  
飭事也此則不惟太過分數而已推絨滿囊古人  
有言况大臣所奏元無指的則執此為引者得無  
近於倖倖之嫌乎冢宰之職為任雖重視大臣自  
有等威焉此而不已從今為大臣者事涉銓官不  
可發一語乎此亦慢朝廷之一端吏曹判書李行  
祥為先越俸一等此問啓勿施問啓中有朝叅前  
日朝得聞頌揆欲請申飭銓曹事而未叅朝叅云  
誠有是也吏判之當初處義猶無怪耳大抵未批

下之疏本尚不可頒布况此未奏達之啓語未知  
孰聞而孰傳此大闕後弊到今雖不欲追勘而此  
後更有此等之事何可每每含垢並令知悉

十三日以試官入侍

殿座入侍頌議政徐命善曰今日試官金煜不入  
來李敬養與臣有親查應避之嫌故敢達矣 上  
曰相避則自可變通而金煜之不入來何故耶豈  
以予之昨日特違同成均引以為義耶若然則大  
闕分義矣吏判亦在此而今番處義豈不萬萬寒  
心乎近來朝綱掃地堂陛不嚴一時規勉之言皆

作擻捱之端夫獎廉勵恥為國之先務予於此豈不欲優容培植而似此不已廟堂將無以一事董飭臺閣將無以一言糾正予亦袖手恭嘿一任庶事之最勝而已如此而國可為國乎徐命善曰臣俄欲以吏判事引義辭職而試官事時急未及仰達矣此皆臣不能見重為人所賣之致也臣之向來所奏皆不過陳腐例說初未嘗有秘諱之意特以臣病螫之故未曾示人獨於僚相雖尋常割啓互相取質自是故事故臣於入奏之前果有送示右相之事矣吏判之於右相既為同堂之親則吏

判之得聞固不是異事而臣於吏判之言竊有所訝惑者假使臣言真有劄着吏判之事私書往復初非可以引義於公朝者則入赴朝叅聞臣奏而出去來晚也安知臣之不為中止而預先擻捱於朝叅之前乎即此一歎吏判之當初擻捱意不在臣奏而臣之為人所賣的然可見矣臣固自訟之不暇而吏判之今番處義揆以國體決不容仍置罷職何如 上曰吏判事從當下教而予之政令固未必每事盡言卿之訝謾亦未必隨處盡美卿雖言予之袞闕宜其無情於予而然予雖責卿之

彌綸豈其不概於卿而然乎上下交儆以變一世  
之風習好矣徐命善曰 聖教至此臣不勝欽仰  
此後雖有侵逼廟堂之言至於官師相規臣豈敢  
為引義之計乎承旨讀成均館草記齋生李得履  
請移法司照律重繩事 上允之蓋宮房馬直之  
子冒稱疏儒設廳徽歛而自本館有定送下隸之  
事現發於囚人之供故自 上特命館堂查實以  
聞者也徐命善曰齋儒之符同此漢定送館隸其  
為辱士林而羞青衿也誠大矣渠之罪狀固無足  
惜而自前齋生之有罪者毋論輕重每自本館施

馬直之子冒  
稱疏儒本館  
送隸事

罰而未嘗有移送秋曹之事此實出於重賢館崇  
儒名之意今此本館草記得無乖於 列聖朝假  
借培養之遺規乎伏願更加三思焉 上曰卿言  
是矣仍呼草記批荅曰既已付籤勿為勸律○是  
日科次入侍取徐鼎修李羽晉徐配修等三人所  
名後 上曰善出榜矣徐鼎修之作近來初見矣  
徐命善曰文臣製述雖與科場有異而臣以命官  
取一家二人於三人入格之中臣心不安矣 上  
笑曰人孰以此謂卿循私乎徐命善曰俄聞兵判  
之言昨冬都政時久勤增年至於三人之多云此

久勤增年事  
兵判罷職

實前所未聞者下吏雖或幻弄何敢若是之放恣  
而久動坐起既為此等事而設則其時兵刑不少  
致意以至御覽件一例書入其所驚駭有難以尋  
常不察論矣事雖既往有闕後弊前兵曹判書李  
性源罷職該校與該吏符同作奸之狀不可不嚴  
覈令各該軍門查實後草記該校該吏則為先汰  
去令彼司徒重勘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是日  
傳曰廉防即亦名義中一事願今士夫名義萎靡  
之時雖有過中之廉防付之觀過之科宜扶不直  
抑而至於今番吏判事反於是焉此而不警從今

以往事係銓官無論先事之戒與已然之迹大臣  
不敢出語言官不敢開口將至擊拳豎拂世界而  
後已其為壞體統防言路之數容有既乎俄於違  
中面責重臣此亦玉成之意也吏曹判書李行祥  
罷職

十九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  
畜即古人經遠之圖也今當年穀之屢登適此春  
雨之極備先事之慮政宜及時留意而小民無知  
只幸目前如土之賤不念他日懸磬之憂頃有朝

次對

畜積事申飭

欽代穀滿局  
勾管

家之申飭庶無村閭之浪費分付京外勿論官民  
凡係儲粟之方務相經理各自峙積俾免輕散虛  
耗之弊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信差撤質  
後價本之還作小米者至昨年既準元數還為會  
錄又以其剩餘錢作米二千一百四十六石矣此  
則便是數外歸屬無處若不一番定奪易致移劃  
消融之弊臣以為信差今雖撤質必有日後多入  
價本之時今此作米別為糶糶自備局勾管盡分  
全耗年年添錄以為積峙緊用之地似好以此分  
付道臣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二月即戶

授價次堂舉  
行

鴨島草亂燒  
燼海西小米劃  
給

完伯許通

曹元貢別賢大等授價之月也戶判既無今日內  
入來之望次堂則不欲下手於他人重記以致許  
多授價將未免踰限負人輩既以授價遲速爭得  
利害則民情之抑鬱不是異事申飭次堂使之即  
為舉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鴨島草亂  
前冬間被燒燼將不得進排契人輩引曾前水患  
時劃給海西小米之例呼訴不已被災頗恤京外  
無間且有可據之已例宜施一施之惠澤令該曹  
詳考前例叅酌劃給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  
曰全羅監司徐有隣赴任已及三載情私亦難強

催促

經筵申飭

籌差

迫令姑許適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方當  
分糶課農之時守令曠官一日為悶聞任交符亦  
係緊急未下直聞帥守令並令當日內辭朝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方當鎮日 開講之時經  
筵行公只是一人揆以事體殊甚苟簡在外實病  
及方在史局人並許適鄭昌聖則強引不當引之  
嫌申飭行公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戶曹  
判書鄭尚淳吏曹判書李行祥備堂還差李行祥  
仍察有司之任鄭尚淳貢市堂上差下何如 上  
曰依為之兵曹判書洪樂性曰江華中軍朔數前

江華中軍以二  
古朔為限

則以三十朔為限而乙酉年曰故奉朝賀洪鳳  
漢所啓兩都兩界中軍作為陞堂上窠依營將例  
二十四朔定式遵行矣統禦營移設後其時留守  
以有履歷人自望帶去之意違窠而朔數則元無  
改定矣時中軍許任之二十四朔亦限滿於今二  
月故昨冬都政時前判書李性源以依前前期三  
朔出代之意違窠則有後日次對問于大臣處之  
之 命云矣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  
意何如徐命善曰官制不可續續變通當初既以  
新資窠二十四朔為定則舊資之間間差出無所

不可而今以舊資之故增其朔數恐未知其妥當  
依前定式以二十四朔為限似好矣 上曰依  
為之

二十四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頌議政徐命善曰向來文臣講製之法  
實出作興人才之 聖意臣竊不勝欽仰而文臣  
之勸獎既有成典則儒生之培養亦是次第事大  
抵太學之每旬一製每月三講自有 先朝已定  
之制而近來居齋儒生聚散無常遂致應行講製  
廢却已久云今不定其額數立其規度而徒使之

次對

文臣講製規

居齋儒生講製

規

居齋隸業則雖日加申飭恐無以湊合多士臣意  
自今京外生進必於歲首試取二百人使之輪回  
居齋仍令試講試製而當年內節製到記亦以此  
二百人許赴則事簡而業精法久而效新分付成  
均館俾即商確稟處何如 上曰予於太學事每  
欲一番變通而尚未得好道理今聞卿奏必欲成  
就之意可感然於歲首一次試取則有故未得入  
場者其將終年廢舉豈不可悶乎春秋試取似好  
而此亦非猝下間講定者使大司成爛熳商量後  
日入侍稟處可也徐命善曰備局堂工俞彥錫既

東伯許通

已上來宜叅次對而今日無端懸病無或以向來大臣之請罷至今擱捱而然耶一遭謹罷輒皆自劃於其職則將何以規警官師而律以處義決知其不然備局堂上俞彥錫從重推考令政院評招察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牌招仍叅次對可也徐命善曰江原監司金尚集莅藩既踰一暮所辭不無可據許通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江華留守趙瑛連在史局許久曠官不但留都事可闕而已方當奉審之時自多舉行之節本職許通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洪忠監司洪秉續

忠清水營春  
秋分操事

狀啓也水使既設行營之後水操固當設行於行營而行營處在大洋之邊水路之險夷程途之遠近此本營懸殊故舟師各邑鎮民情皆願依前行操於本營自今以後春操則設行於本營秋操則設行於行營恐合便宜今廟堂稟旨分付為請矣風和則水使當在行營風高則水使當在本營在本營時則行操於本營浦口在行營時則行操於行營前洋儘合於隨處操鍊之方依狀請定式施行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古羣山分操雖已變通而節目姑未上來矣全羅前監司



次對

忠清御史回啓  
豪右武斷

徐有隣備諸措置之方不可以已適而不為舉行  
其令未交龜前成出馳聞事分付新除僉使使之  
當日內下送何如上曰依為之

二十九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即見洪忠道暗行御  
史李昂運別單則其一論豪右武斷之弊也洪州  
人邊鑑出入量賊之門無異骨肉之親營建齋宮  
併力相助籍沒家產托稱已物許多罪犯宜在曰  
赦御史既已嚴刑仍曰令道臣考律邊配至於金  
帛行渠以繞紆罪謫之人不思縮衣訟愆之道或

沿江轉漕弊

結契於浦氓或捧稅於漁箭其冒法自利之罪不  
一而足此不嚴勘將何以樹顏綱而戢強鄉乎今  
該府即為拿問從重科罪何如上曰依為之徐  
命善曰其一論沿江轉漕之弊也般價不及於湖  
南斛捧不及於下道故過去般隻舉皆厭避各邑  
上納每致愆期本道此弊其來已久御史之枚舉  
登聞蓋是實際語也但其均廳定送之抹弊似未  
諸均廳本無般隻而然耶聞年前以作隊般事惠  
廳閔門便否於兩湖而事或掣肘未果變通云矣  
今則京江之生涯轉難湖邑之捉般漸難若使從

簽丁弊

便定制則或有彼此樂從之道今道臣商量事勢  
語理意見從速啓聞後更為稟處何如 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其一論簽丁難得之弊也良民多  
隱於士夫之籬下富戶輒歸於官吏之契房尋常  
烟戶之役初不敢相侵則面里搜括之舉又豈能  
遍及乎黃白之不得充代鄰族之不得矯弊皆由  
於此一依御史所請申飭道臣行會各邑使之摘  
簽容隱率汰契房一併填補於軍保之闕額而若  
有如前掩置曰事現發者則當該守令照律勘斷  
道臣亦難免不飭之罪以此意申明知委何如

災儀事

上曰依為之繼自今益宜惕念搜括俾革舊弊今  
日以後現發則便是今後其所勘罪尤不容泛忽  
以此一體嚴飭可也徐命善曰災政之有關於民  
國大矣朝家一番分儀之後為守令者不體損上  
之德意或致從中之消融則其無狀不法孰甚於  
此律文中無論公私用之句可見其嚴立科條而  
近來紀綱解弛人不畏慎無難乎犯手至登於繡  
啓若此不已則白微莫抹於窮民寀惠徒歸於污  
吏寧不痛惋至於隱結之掩置新起之滅報其在  
後弊尤是不可容貸之罪一邑如此他邑可知一

驛復戶預賣  
禁草

道如此他道可知書啓中犯法守令則該府自當照律嚴繩而更以此意知委各邑如有犯者使之勘即首實以為考律勘處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其中災結私用尤非尋常不法之比湖西如此他道可知各令該道道臣所管道內此等之弊一審覈若不登時查聞而從後自朝家有摘發之舉該道臣當與犯者同律斷不饒貸以此自備局措辭另加嚴飭各道無敢以無所犯報來之意一體嚴飭而隨所聞勘即狀聞可也徐命善曰驛路之凋殘專由於復戶之預賣故向來海西畿甸之

防禁此弊不啻申嚴意謂伊後更無復踵之習矣今覽御史書啓湖西之一邑一驛尚有犯者以此見之則他道亦安保其不循謬習乎為先自備局發閱查門於各道犯者使之勘繩不犯者使之懲畏以為一切禁革毋更抵法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此亦依定結私用事舉條批荅道臣親執按查從所聞狀聞論勘可也徐命善曰統制使申天謙以洪忠兵使時事入於御史書啓既有嚴問口招之 命所帶統制使之任為先改差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御史書啓中韓山郡守朴相

統制使前任  
事入於繡啓改  
差

珪以陞戶資保出自官廩為言林川郡守李義綱以災結不報巡營自辦依給為言資保即指保人則豈有辦出官廩之道境內查得災結則豈有掩置不報之理乎御史之意在褒不在貶而下語之際有闕後樊御史李昂運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三十日承 命入侍

傳曰領右相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假注書沈達漢來宣承 命入侍 上曰湖西閩師守令之先為孰拿者皆已捧供欲示卿等而召之矣仍 命承

旨鄭志儉讀諸囚供辭及判付 教曰罪之深淺律之輕重各陳意見可也而兵使何以分等則為好耶臣對曰判付內辭意極為允當臣無容更陳而兵使事主管之虞候為重磨勘之李得濟次之不察之申大嫌又次之如是分等則為好耶 上曰卿言是矣

三月初九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因戶曹判書鄭尚淳所奏以關西各鎮還穀令地方官糶糶事有次對稟處之 命矣穀多民少實為鎮卒難支之弊頃

次對

開西鎮還地方官  
糶糶事令道臣  
更為稟處

者編衣別算中亦嘗論及今又前道臣之言如此  
可見其變通之不可緩矣芻僚相之意以為不便  
備堂中亦有甲乙之議臣不敢臆斷覆奏 下詢  
裁處何如 上曰右相之意何如右議政李徽之  
曰關西殘鎮有穀多民少之弊而若使地方官主  
管糶糴通融分給於邑民則在本鎮雖無穀多之  
弊地方官於本邑還工之在外倉者猶患不能盡  
為照管多有下吏之弄奸况遠鎮之倉穀乎一邑  
中且有三四設倉處地方官其何能為躬往糶糴  
乎其勢將使監色輩任自出納為弊不此且鎮卒

輩以倉穀仰哺依居本鎮倉穀盡屬本官則鎮屬  
全無所賴豈肯守空山而為苦役於本鎮乎其弊  
似或移散臣意則依前使本鎮主管而若有人少  
穀多處計其穀數量宜使本鎮分還其餘移給於  
本邑及鄰近穀少處似好矣 上曰備堂中有異  
議者各陳所見可也工曹判書李命植曰關西諸  
邑有鎮堡處臣不能遍知而欲以臣所經歷處言  
之則列鎮若曰穀多本邑亦將穀多穀多則其為  
弊同也本邑若有外倉難於逐倉親檢易致虛反  
虧欠之患今又添糶糴之政則尤有生弊之慮鎮

將主管更有何事不如嚴飭鎮將使之依前舉行  
為好矣行副司直李柱國曰臣略知關西諸鎮還  
工之弊民少穀多處一民所受殆近數十石之多  
捧糶之時當者逃弊則里微族微居者難保亦至  
逃散列鎮之漸為凋殘實由於此臣意則諸鎮還  
穀量其多寡以鎮邑民磨鍊分給後邑民受食之  
類自本邑修成再送于鎮將使之收捧則庶無鎮  
民澳散難保之弊矣訓練都正李敬懋曰關西鎮  
還莫非餉穀而穀多民少自至虧欠徒擁虛簿者  
無鎮不然不可不量宜移給地方官還民矣戶曹

年還慶通

叅判鄭民始曰邑鎮移屬之利害不能詳知而第  
工判兩奏儘有意見矣徐命善曰前道臣自西來  
必當詳悉事情而猶不如坐在裡許爛熳消詳之  
為尤勝令新道臣往復帥臣各各探問於守令邊  
將從便歸一論理啓聞後更為稟處何如 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曰仁川府使尹心緯照律草記  
有年還分留次對稟處之 命矣年麥之為物五  
穀中最善腐傷若膠守法意則易作庫中塵土且  
糶糶之間不過數朔故拘於事勢因襲謬例舉皆  
盡分便成通惠今若申嚴法令毋敢違越則倉庾

之積公然作無用之物又若知而不問一任擅分則金石之典不免為無實之歸臣意自今以後年還則毋論大麥小麥許令盡分以其實數修送會案恐合事宜而事係變通 下詢裁處何如 上曰右相之意何如右議政李徽之曰年麥與他穀有異差過一年則腐傷生虫便成無用之物各邑糶糴之間不過數旬間事守令不得固守半留之法曰循謬例舉皆盡分今朝家若用加分之律則無邑不然既知其事勢之不得不如此而嚴禁違越其弊將至成棄物而後勒給民間臣意亦以為

許令盡分似好矣 上曰諸備堂亦陳所見可也戶曹判書鄭尚淳曰還年糶糴半留之法意雖與秋穀無異而各穀中最早腐傷故列邑拘於事勢不得不盡分而或有膠守分留之邑庫中經年盡為生虫民不願受為弊不些無寧自朝家許令盡分以除民弊好矣開城留守鄭好仁曰以松都民情觀之麥還不願受者多矣松都如此則他邑可以推知而今若堅守半留之法意年麥經年腐傷之後則民情尤不願受量宜分給似好矣吏曹判書李行祥曰年還不異於他穀實無半分之勢而嶺

南諸邑或有年還甚多之處徃復惠廳請得代租  
矣今若以年還盡分責其全耗則其中未盡分之  
邑似有掣肘之端矣禮曹判書金煜曰年還糶糶  
宗為民弊若非凶荒之歲則雖當年分給民皆不  
願受臣亦曾為外邑略知此弊矣若於經年腐傷  
之後依例分糶則或不願受尤無可言無論盡分  
或量宜加分必於當年分給似合事宜至於年還  
最多之邑則搜邑作租亦是民情之所願一依大  
臣所奏處之似好矣行副司直俞彥錫曰年還盡  
分之議臣亦別無異見而若其最多之邑或搜邑

作租或從他變通則尤似無窒碍之端矣刑曹判  
書徐浩修曰大臣既爛熳相確而陳白臣則別無  
他見之可達矣工曹判書李命植曰還穀設置專  
為救荒救荒之需無如年麥且年麥雖難陳置種  
子則虫食生孔者亦能為之今若盡分而新麥或  
值失稔則種子尚患難得民間每當豐歲其不願  
受食倍於秋穀若以最多處許其作租至於分留  
則令道臣觀勢略略加分似好矣行副司直李柱  
國曰年還糶糶之間不無弊端雖於軍餉宗亦非  
緊重之穀然而至於種子則不可無者盡分之甚



如何矣訓練都正李敬懋曰年還盡分之政非為  
民食意在改色而如值麥凶難捧之年則營邑往  
復隨時濶狹恐好矣行副司直徐有寧曰年麥留  
置經歲則必致腐傷折半留庫有弊無用但使盡  
分則或值大歉種子難得臣意則就其中三四分  
之一量宜折定分留似好矣戶曹叅判鄭民始曰  
前頭掣碍之端姑未預料其何如而法者不可不  
劃一若許以量宜濶狹則反有生弊之慮定以盡  
分之法似好矣兵曹叅判蔡弘履曰年還異於他  
穀若經歲則易致腐傷為民留庫反為民弊臣意

則盡分似好矣 上曰諸備堂所陳如此領相之  
意何如徐命善曰叅量分留之議見亦有意見若  
不劃一定制則臨時濶狹抑恐有弊以盡分定式  
之外無他道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年還既  
以盡分定式則年還最多之邑不可不先為變通  
分付諸道道臣或作租或移轉間從便商量論理  
啓聞後稟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還工  
半留非今初開之法自來金石之典守之甚嚴道  
臣守令初不敢下手於其間近年以來為守令則  
利其取耗為道臣則拘於顏私上下相蒙恣意犯

科 飭教屢勤而不思仰體之道罪籍相望而曰  
念懲畏之戒今番三繡衣之還現發者又復狼藉  
紀綱之無如何姑舍是來頭防禁之道誠非細憂  
矣道臣守令每以民情之不可過事勢之不得已  
為藉口之資而此則自有加請之例規又或以朝  
家減許分數不足為難則自今為始道臣必優數  
狀請朝家亦準數許施而道臣叅量一道內較薄  
之多寡形勢之緩急隨其邑報分排題給然後更  
以加分實數登聞會錄則民有濟窮之喜官無抵  
罪之慮而法可以守矣今可以行矣以此意分付

諸道道臣使之暢念遵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上曰江甯誰可代之徐命善曰前望擬入時已極  
艱乏今則尤無推移之道誠可悶矣 上曰刑工  
判皆可合矣徐命善曰徐浩修非臣所議擬而李  
命植則其兄雖在廷歷令銓曹先為內移然後差  
送少無所妨矣右議政李徽之曰此則事體苟簡  
徐浩修好矣臨退徐命善曰江甯以李命植擬入  
乎 上曰姑置之可也 是日司僕寺草記觀此  
濟州牧使金永綬狀啓則以為山馬監牧官新舊  
交替時未傳掌馬為一百九十八匹依例逐匹代

濟州牧場馬欠  
縮事

徵為白字祿已亥籍付加入庚子今生除上納馬  
故失則元縮之馬至於三百五十五疋是白字祿  
故失馬數考其月日則二百六十三疋在於前前  
監牧官金光燧在任時是白遣九十二疋在於前  
監牧官金光燧傳掌之後其所欠縮既如是夥多  
論以事目宜有重責今該寺稟處為白字祿考見  
前例則牧使宋廷奎李奎成實放堆馬於水草最  
利處故今亦倣此實取良堆馬一百疋分放於一  
十兩場成冊修送該寺亦為白有卧字西本州馬  
政近益疎濶前後申飭非止一再而牧官全不修

舉元摠漸就耗縮事之寒心莫此為甚是白在如  
中今此未傳掌馬至於一百九十八匹之多傳掌  
之數比摠於已亥籍則元縮又為三百五十五匹  
是白如字掌牧之官若能著實者護則其所欠縮  
豈如是夥然是白字喻溺職之責在所難免所當  
從重勘罪是白字矣前前監牧官金光燧段今無  
可論是白遣前監牧官金光燧段亦既遞職依戊  
辰癸酉年例令本州嚴稅懲勵為白字祿未傳掌  
馬數依例逐匹代徵各別擇封烙標放牧俾無虛  
實相蒙之弊為白字祿牧使金永綬留心於芻牧

次對

安營餉還分送

他邑事令帥臣

更為稟處

之政銳意於蕃息之效捐廩實良多至百匹隨處  
為公之誠殊甚嘉尚是白乎矣在前收使別備無  
請賞之例置之何如 依允

十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目右承旨申應顯升  
奏以安州營還分送他邑事有令廟堂稟處之  
命矣餉穀之移來營下專為取耗之地則雖散置  
各邑亦無妨於取用耗條何必移來營下不恤貽  
弊於州民乎此必有委折為先分付帥臣商量便  
宜論理啓聞後更為稟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

蔭仕十窠作為  
文官窠

命善曰此全羅監司徐有隣狀啓也古羣山分採  
節目今始成出列錄于左而措處之道纖悉無遺  
區劃之方簡適不煩臣以海西已行之例叅互商  
量又使諸將臣各出意見而別無徃復厘改之端  
並依此施行事分付道帥臣其中自京措處者令  
各該衙門劃即舉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  
曰我 聖上特軫遐方文官之一斥不復除出蔭  
仕十窠以為疏通甄叙之地甚盛舉也已收用者  
皆彈冠而來未收用者亦束裝而待抱紅牌而老  
誠田里者舉有欣欣相告之喜其聳動慰悅之政

無過於此而行之未久漸歸無實畢竟區處不過  
一都事而止聞渠輩之言曰亦復旋罷徒煩往來  
反不如安於耕鑿之為便此則銓曹之責也十室  
之邑必有忠臣許多文官豈無可堪百里之才若  
其已滿年限者雖差遣驛丞猶勝於道幕之終歸  
落莫更為申飭銓曹就其中可合守令察訪者隨  
窠差擬俾當初變通之至意蔚有成效何如 上  
曰所奏甚好以此意另飭銓曹俾無無宗之歎可  
也徐命善曰朝家之超擢李象靖蓋出於收拾人  
才慰悅嶺南之意而屢下宣諭之音三遷佐貳之

官 聖上之優禮亦挽近之所罕有也象靖以科  
自出身既非高蹈果忘之流則幸逢 聖世四此  
殊遇必當即日登途來覲 耿先而一番辭疏之  
後寂然無動靜殊甚訝惑刑曹叅議李象靖從重  
推考各別催促使之即為上來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聞闕東舊伯未及發巡而違故奉審  
差晚農務相妨云新道臣催促使之不多日內辭  
朝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今番謝恩使回  
咨中別賜緞事所當具方物謝恩而既有勿送方  
物之皇旨則不必更具方物以此撰表付送於來

錢更勿實取事  
金店處只捧稅

頭節使之意分付樞院及該曹何如 上曰依為  
之戶曹判書鄭尚淳曰臣待罪闕西時曰大臣所  
奏成川慈山兩邑產金處設店採取而收其人摠  
之稅以實所採之金則稅錢合為一千一百兩零  
實金為二百五十兩零每兩價錢四十兩式都合  
為一萬三十八兩內計除入摠稅一千一百兩則  
不足之數為八千九百餘兩矣事當趁今區劃而  
自本曹無他推移之道敢此仰達 下詢大臣處  
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前道臣  
之意則不欲使所採之金散在民間有此給價實

武臣新資營將  
勿拘散政事

取之舉而既是行不得之政且其辦出之價錢案  
為難繼之道此後則只捧其稅更勿實取而已實  
之價他無區劃處以前道臣別備錢依此數推移  
以給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兵曹判書洪樂  
性曰武臣新資每都目只陞五人散政不得為之  
而曾於丙戌年曰大臣所奏都政陞資人中有頃  
降資則雖散政以堂下已準履歷者陞擬以充五  
人之數事定式矣去十二月都政新資人中晉州  
前營將李始結未赴任降資則似當以堂下陞擬  
而未及經稟不得舉行矣來頭如有陞資案則依

撫文院親臨

文學事上下  
酬酢

定式陞擬恐合疏通之政故敢此仰達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既有定式則似當依此施行而若非未赴任之代則亦不可輕議矣 上曰依為之

十八日撫文院 親臨會講時以聽講官入侍

傳曰臨閣時經筵及玉堂官待閣臣行禮升堂繼講臨館時閣臣亦為隨館官升堂繼講事預為知悉領事以下承 命入侍 上與時原任閣臣講近思錄目文義 上曰朱夫子之言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先儒又以為二

書固望道之階梯而自夫人驚詞章此二書或罕寫目雖欲入道難矣顧今之世舉世之人無端厥趨向之心無浮厲濯磨之效莫不弁髦是書不徒不能字會字義句探句旨以至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初不研究體用本末大小精粗亦不講廟固已可歎而古之學者為弊也嚴卑近而務玄遠好凌躐而適虛無不歸於詞章則歸於異端今之學者為弊也并與詞章異端而不曾致意而用力凡屬文字之事擔却一邊視如芑薶遺物焉惜乎此何故也世稱我東文明立國禮儀成俗治教邈隆儒

賢輩出是以末學後生雖未力行於實地工夫而  
童習白紛出如入主者猶在於性理之糟粕聖賢  
之言語雖謂之家談孔孟戶說程朱誠非虛語至  
于後世而衣儒冠儒懸空說去修飾邊幅者亦可  
見遺風餘俗之尚有存焉奈之何近日以來此事  
亦廢古有七聖皆迷之歎而今則可謂舉世皆迷  
矣絳筵之資益之望黌舍絕絃誦之聲莫非教化  
不明之治予方反躬自訟之不暇而夷考其故則  
上下之間必有所以致之之由矣卿等皆絳帷近  
臣也茲於敷示心腹欲聞昌言之日何所憚而不

奏以嘉言善謨上以格予心之非下以矯今世之  
俗耶當內閣移設之初特開絳筵選一代新進之  
輩始初講製即予之苦心至意或冀有一分裨益  
者也若使只博虛名終無實效則初沉官之失予  
固不辭而是豈所期待於諸近臣者哉君臣之間  
貴在無隱卿等皆以端方之士既登尺尺之筵若  
無一言而退則不但自愧於心豈可傳示於後也  
今日所以振文風回治道之要可得聞歟願事徐  
命善曰既非文義敢此仰達矣 聖上每以文風  
之不振屢發中朝之歎此誠當世之病也臣嘗感



慨于中頃以勵名檢陳達於初筵矣竊念 殿下  
臨御以來凡所以獎勸文士貴飾文治之方靡不  
用極始意則數年之間必當有蔚興之效式至于  
今實實依舊前則以科舉之類設頗有會做科文  
之人今則并與科文而廢之終年閱歲未聞留意  
於文字上如此而文風何能振作乎究其弊源則  
不無所由蓋不待文王而興者皆是豪傑之士也  
表世中豪傑之士宜易得我勢將以中人以下責  
之於人不行勸懲之政而能使中人以下自趨於  
導齊之科自古未易此身所以惓惓於激揚二字

以為一分矯弊之本者也苟能激濁揚清使舉人  
之人咸知不文者為可恥而能文者為可貴則絃  
誦之聲不絕於賢闕之中文學之士輩出於京鄉  
之間人才可以登庸治道可以成就此在 殿下  
一轉移間伏願深留 聖意焉 上曰然矣○弘  
文館啓曰 親臨會講時進講冊子問于領事以  
啓事 命下矣領事以為內閣既講近思錄本館  
則進講心經恐似得宜云何以為之乎 傳曰依  
此為之

弘文館 親臨會講時以領事入侍

弘文館親臨  
會講心經

會講入侍領事徐命善李徽之知事鄭尚淳金煜  
同知事李命植鄭昌聖叅贊官李埤徐有防申應  
顯趙時偉金字鎮鄭志儉金夏材侍講官朴天衡  
侍讀官李時秀李鼎運李謙彬柳孟養檢討官趙  
鼎鎮朴天行權以綱洪文泳以次進講講心經自  
第一章至第四章諸儒臣陳文義訖徐命善曰此  
書集聖賢論心之訓裒為一編首之以舜禹授受  
之心訣者以其為萬古心學之淵源也與近思錄  
之首揭太極圖說一般意思也首章以下則或言  
戒惧或言謹獨或言敬或言誠或由外而至內或

自近而及遠其所以治心之方無所不言朱子以  
為先賢論敬譬如此室從一方入三方入處皆在  
其中臣則以為讀心經亦當如此省可也然此特  
為匹庶之學也帝王萬化之源則一日萬機無非  
精一危微之地而苟不能擇善有何固執之可論  
乎必先審察於公私義利之分然後方可下手用  
工夫朱子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四件盡屬之惟精  
只以篤行二字屬之惟一從古聖賢立言之旨意  
亦可以像想矣 上曰好矣 上曰中者無物不  
中無處不中一家有一家之中一國有一國之中

入室則室之中為中在堂則堂之則為中雖以此  
冊子言之開卷時則兩片交合處為中掩卷時則  
大小題目之間為中跬步失當則非中也毫厘有  
差則非中也初無蹊徑等級之可攀可躋處雖以  
司馬光之篤察尚有念中之失焉中之難有如是  
矣徐命善曰執中非難識中為難識之而後可以  
行之也 上曰然矣中和之中字與建中執中之  
中字同歟異歟徐命善曰中和之中與建中執中  
之中字似不同也 上曰三代以後教人之說愈  
久愈多千歧百派各立其見俗學蒙陋實有迷所

適之歎降自近世學者便以窮理之工看作別般  
技藝經學與科目分為兩條門路自是以來科目  
從事者視經籍為弁髦人無讀書士皆矇經舉世  
有面牆之歎此豈非衰世之事乎徐命善曰 聖  
教誠然矣經學即日用當行之事而一自科目出  
後便作別般工夫衰世之 教誠得當矣 上曰  
教化不明世道漸降故科目與經術分為兩路矣  
徐命善曰以我朝盛際言之先正臣趙光祖李滉  
李珥皆科目上立身中古以後便成兩件事矣○  
是日 傳曰連日造朝可悶明日望拜禮時勿為

弘文館進箋

稱謝

十九日弘文館進箋稱謝

入來事遣史官傳諭于頒議政假注書權垺來宣  
頒議政徐命善等恭遇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  
日伏蒙 聖上親臨弘文館命講心經討論奧義  
此誠千載之嘉會昭代之盛節臣等忝備顧問之  
列獲睹曠絕之舉 息榮所及瞻矚皆聳伏不勝  
歡欣感激之忱謹奉箋稱謝者臣等誠惶誠恐稽  
首稽首上言伏以金華地切媿駕姿於橫經 玉  
輦天迴荷龍光於臨署禮異三晝榮溢同朝伏念  
臣補衮誠深演綸才拙承明之廬久直常慙步紅

藥之譽通英之席屢前虛四撤金蓮之寵屬 清  
蹕纔回於搗院而法筵又開於鑿坡許內閣之末  
班比東京園橋之聽遵會講之曠舉晉西山論心  
之編隣省之講席迭移絕勝 便殿賜對之日  
先朝之盛儀追述尚憶 震邨侍座之年猗歟講  
書之餘藹然求助之旨寓聖王之言之義仰 玉  
音之春溫誦古人飽德之詩荷珎羞之天降矣但  
一館之殊渥宗為百代之美談茲蓋伏遇 皇上  
殿下化洽作成學典終始非聖賢不讀墳典留心  
以克舜為期至鏞飾治遂令鹵質亦被洪私臣等

次對

敢不俯竭愚忱仰答 聖眷遭風雲之賦際縱切  
濫茅之署依日月之末光敢忘舉筆之悃臣等無  
任望天祈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箋稱謝以聞

二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戶曹判書鄭尚淳曰歲初貢市詢瘼時  
立屢市民以為銀貨絕貴貨緞漸少無以應役云  
而備局以市民失利殊甚可矜令該曹該署稟處  
事草記蒙允矣近來公私銀貨俱乏誠為悶慮而  
無他可救之道今姑置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  
何如領議政徐命善曰銀路近甚艱乏故貨緞之

年還盡分事

漸少案由於此市民失利雖或可矜該曹該署亦  
豈有採弊之道乎戶判置之之請不得不如此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臣頃以年還盡分事有所  
遺奏矣退聞物情則或以為如是定式之後雖值  
難捧之歲守令拘於盡分之令不無勒投之慮而  
畢竟庫儲無餘田種難辦云此則不可無濶狹之  
道或當如此之時則道臣商量事勢狀請減分之  
意一體知委何如 上曰向者立異諸堂各陳所  
見可也戶曹判書鄭尚淳曰諸道年還之多各自  
不同而若以臣所經歷處言之俱是春秋種子時

一次分給而已若待被災慮有難捧之弊欲為減分則似是行不得之事矣工曹判書李命植曰年麥雖甚茂盛一夜之間或有全棄之時若待其被災然後狀請減分則恐有緩不及之慮而為守令者擅自加分自是守令之蔑法而者寧失之 聖教宗仰大哉之言終莫如加分之為便矣行副司直李柱國曰年麥以軍餉言之則似不緊重而至於種子則亦甚關緊故向日以盡分之有所如何仰達矣訓鍊都正李敬愨曰年還定式盡分而如值麥凶則量宜加分次隨時狀請濶狹似好矣行

副司直徐有寧曰年麥易致腐敗盡分果為便好而第此穀異於他穀或不無一夜間遇災失稔之時似有種子難辦之慮故向以三四分之一留置為當之意仰達矣吏曹判書李衍祥曰日前小臣別無立異之言而使之濶狹殊非立法之意今果盡分全耗會錄則年還所多之邑轉益增加此亦可悶矣徐命善曰臣意則劃一之法或慮有窒礙處以隨時濶狹之意有所仰陳矣今諸臣之意參差如此臣之所見亦安保其必是乎更加商量處之似好矣 上曰卿之盡分之請出於矯弊救瘼

竊發申飭

之意若此則留庫加分之弊空殼虛受之弊可以  
永除而工判奏語亦有意見卿之請令各該道臣  
視麥事豐歉狀請濶狹云者亦出審慎周便之意  
而又有諸堂異同之見事貴周詳茅以卿及諸堂  
前後之奏對錄出一通行會各道使之各與守宰  
商度便否論理狀聞以為指一覆奏之地可也徐  
命善曰聞詮堂之言夏享大祭時許多執事不無  
苟簡之慮侍從堂下違誤坐罷人負合有收叙之  
道故敢達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近聞閭閻  
之間多有竊發之患云雖曰窮春既是豐歲則百

御乘馬實來書

姓宜至艱食而然乎此必無賴閑遊之輩乘夜往  
來之致臣頃以嚴禁之意面飭兩捕將而側聽屢  
日未聞有一二見捉之事如果著意施行宜容若  
是寂寞左右捕將並推考更加各別申飭俾無為  
害民間之慮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臣以  
司僕事有所仰達者矣可合 御乘者自京難得  
故前以北道取種馬價移實以來之意筵稟蒙允  
行之數年不無宗效而本道以當初取種馬請實  
時限以五六年之故今年則不為給價云太僕馬  
政所關不輕苟有宗效何必限年姑為依例舉行

請寢夏享親  
行劄

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四日上劄請寢夏享大祭 親行之 命

劄曰伏以夏享大祭受警戒期在明夕矣仰惟  
親禱之命寔出於無窮之 孝思凡在臣鄰孰不  
欽仰而第伏念近日風雨之頻作朝晝異候寒暖  
不適連日 動駕達宵將事有乖節宣之方已是  
萬萬悶迫處而况此舉國顯望之時經宿離宮非  
但憂慮之不弛亦有事勢之難使者茲將短劄敢  
貢微忱伏乞亟命損儀以副羣情焉 荅曰省劄  
具悉卿忠誠如卿劄中云云事勢二字甚是穩當

常叅

關北馬名汰減  
親騎衛增置  
權管萬戶各一  
窠自辟調用

強而行之恐大誠敬所請從施仍 傳曰此批荅  
遣史官傳諭于頌議政假注書權珣來宣

三十日差 宗廟夏享大祭獻官

四月初一日常叅次對入侍

常叅次對入侍頌議政徐命善曰因統制使具明  
謙所奏以前任北兵使時啓陳汰減馬兵增置親  
騎衛一千名設左右衛而分屬權管萬戶各一窠  
依寅化堡例許令自辟以為出身優等沒技者填  
差之塔閑良沒技者依例直赴已經邊將優等沒  
技者依閑西例賞資事更為申請而有並與原狀



啓次對時稟處之 命矣親騎衛之精健實爲北  
路可恃之卒而見存千名猶有不足之歎今若減  
此增彼以無益爲有用則在軍政可謂善變况有  
甲午丁卯存減之已例今不必持疑至於激勸之  
政宜軫慰悅之道狀聞所請一並許施何如 上  
曰禁御兩將各陳所見行副司直李柱國曰馬兵  
二千革罷盡以親騎衛揀定事甚便好矣訓練都  
正李敬懋曰親騎衛則鄉人及將校子枝並爲入  
屬馬兵則常賤之役故填充之路本自異歧移揀  
之際不必減數臣意則減馬兵一千之數增親騎

嶺南御史四啓

五條

放債停殖

衛折半之額而馬兵餘數仍前置之恐好矣 上  
曰依爲之徐命善曰此慶尚監司李文源狀啓也  
前日暗行御史李時秀別單自備局覆奏行會五  
條弊癘有此論理啓稟而其一即放債停殖事也  
以爲放債中防給民役者不得不仍前不罷其他  
諸般債錢一併停殖而支用之代雖十分省減其  
中不可廢者爲一萬七千兩自臣營目前拮据者  
當爲四千七十一兩其餘五千三百餘兩則又當  
別爲辦備某條充補而此外不足之數他無措劃  
之方均廳會錄米二千一百石自今年劃給臣營

則各庫本錢限十年收捧設屯充補後米則還錄於均廳華山城役租四萬二千石亦為移付於防債穀盡分取耗作錢添補江都輸送五百石之以南倉錢取殖代送者今既停債自在應罷以此分付該府為請矣蓋此事本不當推上朝廷而繡衣既已歸奏廟堂從以許施其勢不可不一經變通然以言乎債弊則或停或放害未盡去惠不遍及安知防役錢所受之民獨非指徵無處之類而他各庫出債之人舉無足可辦納之勢耶道臣存罷果未知允合商量以言乎給代則華山租許之非

難而均廳米則既有事目無怪乎該堂之靳持道臣雖以設屯後還錄為言京外設屯稔知其有害無益亦非永久無弊之道固不可輕議今欲徵難捧之本錢辦無宗之官屯以十年為期而謂當還錄則均廳其肯信之乎江都輸送錢之自在應罷示者尤恐不然此係保障之添餉當初設施本自不輕中間代錢之取殖以送是豈朝家之指揮耶臣意則債殖不可不停而本錢則不可不督捧營用雖已減省而流米謬例不緊名色更加極意節損然後以本營記外錢穀與前後別備條及華山

取耗條通融排此以充防後應下之緊需則不煩  
他條之指劃庶有這裡之區處愚見如此 下詢  
而裁處似好矣 上曰判府事及右相之意何如  
判府事鄭弘淳曰臣於日前以此有所論說於領  
相而所見不能相同矣京外之款散殖利本非好  
事何嘗為朝家所知也始曰防民後足營用及其  
弊與利滋民受其困則不得不有變通而本有之  
民役無可防之道則還出其役在民是本分也在  
官非虛政也苟以營用之不足必欲以無中生有  
為不可廢之要道則節用愛民之訓量入為出之

論將為無所用之空言矣防營中一事故相臣尹  
東度監司遞來時創設者而未及多年間其為弊  
每於新監司之去輒請還罷蓋是結者還解之意  
也初設之人其所為悔如此則本事之不可不革  
可知數十年所不為之役若今為之則初頭民怨  
勢所必有而人皆以不欲任怨為心則天下事有  
何可辦者乎今者所謂採弊之策以利殖則停其  
半以需用則請許劃目下彌綸已不勝苟簡而又  
安知十年之間不生弊端能與今日所料不錯乎  
况屯田云者本就荒穢不闢之地以無用作有用

之謂也今此屯田卽已墾之士而本是小民衣食之源而今雖有目下厚償之利終必有立雖無地之歎此亦非小憂也國家事爲必以行之有常久而無弊爲貴只觀大體而已小節不足拘也今之採鑿之術蕩其宿債復其舊役減其需用之外恐無他善策矣右議政李徽之曰臣與領相已爲商量無他意見而此等事初不上聞於朝廷則已編啓論之朝家禁之俾不得放債該管許多公用使該管拮据擔當則其勢誠難且罷防役之債復使民戶出役則累十年不爲之事一朝當之其爲怨

悶亦可知也困於營債之民雖云不少必不如全一境出役者之數然則悅者少而怨者多出役一款固難容易言之而道臣所謂屯田事事在十年之後其爲善成與否今不可預度且以京外他屯田觀之舉多名無宗安知日後之弊有大於故債耶今觀採鑿宗非得其善策博詢裁處似好矣上曰嶺南御史亦陳所見可也校理李時秀曰臣則前已詳陳於別單而此債之始蓋不過三十年矣當初分俵亦非一道臣之事而除進上駮償及江都添餉外或爲城役軍器之修補或稱雜種違

等之所下皆屬私需亦非年例所謂傷民役者其數僅為六千債利之什二官收並吏校情債則殆近六萬數之多多寡已極懸殊且無債之民雖似多於有債之民此亦有未必然者以十六萬分俵之際雖人各數百亦已近千近千之民徼族徼鄰大丘一境之內免於債契者幾希矣營用猝窘雖無區處債契既罷誠難復開至於屯田事雖出下策終有後契矣徐命善曰吏判曾經嶺伯熟知債契下詢似好矣上曰吏判之意何如吏曹判書李衍祥曰昔則嶺營物力優厚設置浩大間曰

財用漸絀公私俱困前後道臣逐庫添錢以為官民兩利之計者轉成莫大之痼契一人用債十人受害自營下而及一府自一府而及鄰境又或出債年久其人已故而一向徵出於無所知之後生侵督如右若不及今厘革則非但營府傍近民生之莫可支保南倉本錢亦無末梢收合之勢今道臣下去時臣固與之酬酢而設屯之策似若可為然買田土者畢竟所收每違於始初所料官錢廣買尤未必善成臣之待罪時亦嘗廣詢矯揉之方則或以此云云而不果受用矣但道臣論啓之後

民人之如在水火者日望拯救之澤若無區劃變通之道則无當落莫不可不念而華山租則城役姑未易期均廳米則只是限年貸借惟在朝家處分矣 上曰諸備堂各陳所見可也兵曹判書洪樂性曰本事既未詳知又無商量至於變通之便否不敢臆對矣戶曹判書鄭尚淳曰嶺營放債為弊已久諸議皆以為當有變通而至今未果矣既因繡啓論列至今本道啓稟則遠外事情臣雖未能詳知而道臣既悉裡面應有所商度者就其所請濶狹變通似好矣開城留守鄭好仁曰臣於嶺

南事情未能詳知不敢指一仰對而至於債事以松都言之利殖稍輕姑無難捧之患嶺南此弊至於此境則利殖之重從可知矣其弊至此不可無變通之道而矯揉之策猝難遠度博詢處之似好矣禮曹判書金煜曰臣於此事未知嶺南事情之如何不敢質言其便否而反聞諸大臣仰對之語判府事兩奏可為守絃之言矣江華留守徐浩修曰臣未暗嶺營事情今此變通之便否不敢措陳矣行副司直李柱國曰臣未諳本道事情之如何不敢仰達矣訓鍊都正李敬懋曰債弊矯揉之道

時原任大臣各有所陳臣則別無可達之事矣行  
副司直鄭民始曰此事之當初設置未得盡善毋  
論傳債與出役使之自本營區處則可以都無事  
而遞爾傳債使之狀聞變通則從違之間恩怨歸  
於朝廷此所以有此難處之患也既已狀聞之後  
勢不可無變通之道華山祖之許劃利害無甚闕  
緊而至於均耗則決不可許均廳設置之初可備  
不虞之需者無他出處故不得不使諸道臣量宜  
會錄零瑣湊合而嚴立節目使不得假貸劃給蓋  
不如是則無以保有故也目今均廳之僅支保者

特以節目之不敢撓改而今若一番開路則他道  
視此為例皆謂以本是自己之物而俱欲還推則  
均廳其將廢矣以均廳比嶺營輕重大小懸殊則  
豈可為嶺營一時之事而啓均廳無窮之弊乎且  
以事勢言之十年之後捧本錢買屯田而還會錄  
云者決是行不得之事負債之類舉皆窮不自存  
者云誰能出力擔當先充南倉之元數緡捧設屯  
之餘錢乎雖使一人任十年而董督猶未可期况  
又其間交替將不知幾人則為不急之需督難捧  
之錢理之所無而設令捧錢而設屯京外屯田徒

貽民弊而未聞有案效以此以彼可謂俟河之清  
然則均米便是白給豈有如許事體哉大凡設施  
之道毋藉他力先自區處然後可保久而無弊不  
然則不過為一時彌縫而後弊莫可收拾也今雖  
如狀請許施已非經遠之術而他日生弊朝廷安  
能每每劃給予臣意則聞該營事例中流來謬例  
不緊各色亦多有之云就其中量宜減省然後以  
營中餘剩及萃山耗租通融分數量入為出則可  
為永久經用之道矣戶曹叅判蔡弘履曰嶺營事  
情臣未詳知至於債弊矯揉之道不敢指的仰對

矣徐命善曰諸議不一更合商量令道臣益加消  
詳從他變通以要之可行無弊之通更為狀聞後  
稟處何如上曰依為之當初放殖雖非朝家之  
指使到今生弊案屬小民之幽隱道狀既言之繡  
啓又陳之朝家豈可坐視民瘼不思矯揉之方乎  
下本道使即論啓者意在更革而觀此狀本所謂  
各項拮据云云太欠經遠之軀若乃某条某數之  
曰可曰否自上何必指教惟在道臣審定之如何  
以此意措辭嚴飭可也徐命善曰其一論還穀發  
賣事也以為沿邑年還十萬石作錢事已為往復

還穀發賣



於廟堂而至於秋穀未及舉論其為民瘼山沿固無異同勢將一例厘革今方詢問各邑而年還則本非經年久儲者且是農節之最難捧從時價作錢似合便宜秋穀則與兩麥有異儲畜之不廣終非經遠之道如欲移買則價直相懸隨其邑報叅量民情移買移轉間從便區處云矣年還之作租作錢商量論啓事才已行會非久當有所報而道臣之意如欲作錢厘弊則朝家不必持難至於從時價作錢之式何可隨時濶狹以啓後弊乎一依詳定價舉行秋穀之宜廣儲蓄移買之事多不便

道臣所論誠有意見待邑報齊到採探民情便宜厘正後登聞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判府事之意何如判府事鄭弘淳曰儲積之多勒分還工最為病民之端移轉既不可為則發賣而減其穀數誠不得已之論也然當此穀賤之時雖輕其價民豈有願買者穀多之苦民既飽經豈不可更耐若干年乎天災流行理所必至差待穀荒之時以廉價許民買取如統還戶還分給之例則散之有名民必樂從而以其錢留待穀賤實置於穀物不足之地似為便當矣 上曰戶判惠堂之意何如戶曹

判書鄭尚淳曰嶺邑年還穀數甚多至為民弊則  
事當依所請許令作錢而雖以臣之所見關西事  
情言之目今市直極賤至如應受還穀民皆不願  
何可勒授發賣重為民弊乎俄者判府事兩奏儲  
穀之論誠甚得宜姑令留置以觀米頭區處似好  
矣宣惠廳堂上鄭民始曰嶺南若干邑謂以年還  
最多民弊不此營報民訴非止一再矣許令作錢  
其亦無妨但如此穀賤之時強令受去亦非為民  
除弊之意此則令道臣商量觀勢處之似好矣  
上曰穀多不願受還民情也穀賤不願買還亦民情

寺奴婢查頌

也朝家之許令發賣既出於順民情之意則今若  
勒賣穀賤之時督捧厚價反乖本意卿之以詳定  
價發賣云云可見審慎之意以此分付諸道一從  
民情兼視糶事豐歉絕勿容易發賣可也徐命善  
曰其一論寺奴婢查頌事也以為此摠等節才目  
戶曹闕亦為論移戶曹云矣未知往復於該曹者  
果何如而一自本道比摠之後其所濶狹惟在本  
道不當煩稟於朝家而至於賜牌奴婢除出元額  
之請昨冬覆奏雖已防塞 聖上臨御以後初無  
宮房賜與之事則元額內外非所可論此後一遵

判書鄭尚淳曰嶺邑年還穀數甚多至為民弊則  
事當依所請許令作錢而雖以臣之所見闕西事  
情言之目今市直極賤至如應受還穀民皆不願  
何可勒投發賣重為民弊乎俄者判府事兩奏儲  
穀之論誠甚得宜姑令留置以觀米頭區處似好  
矣宣惠廳堂上鄭民始曰嶺南若干邑謂以年還  
最多民弊不此營報民訴非止一再矣許令作錢  
其亦無妨但如此穀賤之時強令受去亦非為民  
除弊之意此則令道臣商量觀勢處之似好矣  
上曰穀多不願受還民情也穀賤不願買還亦民情

寺奴婢查項

也朝家之許令發賣既出於順民情之意則今若  
勒賣穀賤之時督捧厚價反乖本意卿之以詳定  
價發賣云云可見審慎之意以此分付諸道一從  
民情兼視糴事豐歉絕勿容易發賣可也徐命善  
曰其一論寺奴婢查項事也以為此摠等節才目  
戶曹關亦為論移戶曹云矣未知往復於該曹者  
果何如而一自本道比摠之後其所濶狹惟在本  
道不當煩稟於朝家而至於賜牌奴婢除出元額  
之請昨冬覆奏雖已防塞 聖上臨御以後初無  
宮房賜與之事則元額內外非所可論此後一遵

海戶厘弊

此摠數舉行毋得以查頃二字登聞之意更為嚴飭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其一論海戶厘弊事也以為情債之過濫者一並厘正營屬之侵漁者另加痛革別闕列邑嚴守遵行以為海民一分支保之道云矣沿海此弊何處不然而至於嶺南尤有甚焉道臣今既別般厘革則受困之浦民庶可以息肩矣但申飭之政稍久則奸濫之弊復肆類如查究隨即懲勸俾有宗效之意更為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但令嚴飭飭禁稍久之後弊必倍蓰於前狀本論列殊欠縝明更以此意措辭

公鹽權利

行會舉行事宜枚舉狀聞可也徐命善曰其一論公鹽權利事也以為禁遏私商專出於監色革權利之計其流之害偏及於小民其所禁革宜加著意故為先發關於沿海各邑使公私鹽互相發賣毋或有如前之弊云矣前後以此事禁飭非止一再而人言嶺南民弊必先舉公鹽今雖嚴立科条又安保其永久無弊乎必須別般變通然後始當有厘弊之宗效更令道臣從長舉行登聞形止何如 上曰依為之官權其利民失本業較然之勢也况此鹽弊為嶺民痼瘼之大者前此禁飭不知

次對

其幾遭弊愈滋而令不行為方伯者無誠心矯揉之策而然也議者雖或以為蘇革無方此則不然必復別般寢通然後民可蒙惠以此意各別嚴飭可也

初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義州府尹李在學以其情理屢有乞遘之言矣今則父子有并處藩鎮之嫌不可強今察任許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目今諸道之弊最可悶者松政也松本則有非一朝一夕所可長養者而斧斤則幾乎無日

松政

不入山此豈可緇之道乎各處松山之濯濯專由於戰兵舡改造改槩之致莫重戰罷既有定限則隨報許斫勢所不已而其中或不無許多奸弊故前以限滿舡自兵水營親審更報之意連加申飭而此亦無效畢竟則必斫乃已豈其限滿者盡為腐傷不改則一時為急而然哉試以近日統制使狀本觀之一啓五舡限未滿者居二此等事例雖曰非今初開若有顧護松田之遠慮豈至臨歸許斫之太多乎統制使徐有大從重推考以警他閭未滿限之許令改造者並勿施以臣所奏出舉條

安營餉還移  
送他邑事

申飭諸道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日右承旨申應顯所奏安州營還移送他邑事令帥臣論理狀聞後更為稟處之意覆奏分付矣即見平安兵使李昌運狀啓則以為本州應分之穀合為五萬三千九百十六石一戶所受殆至十石竊為痼弊營穀中三萬四千五十三石零乃是存本取耗逐朔放料者不可不仍留營下其餘七千一百石不過取耗公費者雖在各邑竊無妨於取用距本營最近博川肅川寧邊价川等穀小邑接界坊民處略略分俵輸納本營一如慈母山城之為事

請令廟堂稟處矣民少穀多之弊帥臣亦以為果然以七千石移送附近邑為請如此則安州之民庶有省弊之道依狀請施行而至於秋捧時輸納本營則帥臣雖以慈母山城引而為例下邑之民納糴營倉之時毋論遠近豈無許多弊端乎且非放料之需取用耗条尤無拘於在營在邑還穀則捧留本色耗条則從便取用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卿等皆經平閩禁御兩將之意何如禁衛大將李敬懋曰兵營餉穀之分糴附近各邑者秋糴營倉恐合軍餉峙積之道矣御營大將李柱國曰兵

使之納糴營倉為其軍餉收聚之意今此四五邑距兵營最近輸納本營似無為弊之端矣徐命善曰添餉雖緊民弊不可不顧輸納本營則決知其不可矣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戶曹判書鄭尚淳今日次對不為進叅似因儒臣之請罷不欲行公而然矣以其兼帶引嫌有妨本任劇務殊甚可悶戶曹判書鄭尚淳所帶金吾之任許違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刑曹判書俞彥鎬聞方呈辭下鄉云詞訟劇地瘵曠可悶今姑許違何如上曰依為之

嶺南債契令  
道臣更為稟也

初九日隨駕詣永祐園○十四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曰校理李時秀疏陳嶺南債契事有令廟堂劃一票處之命矣半停半徵之殊涉苟簡營需應下之益加節損臣之前日覆奏時已悉此意今儒臣疏語別無異同而獨出後一款臣則以為決是行不得之政也儒臣雖以無煩上聞一付道臣為言既已登聞之後朝廷亦何可只令蕩債不問抹契之策乎道臣初啓終欠商量儒臣疏後事面尤異令道臣更加十分消詳論理狀聞後稟處何如上曰依為之今當信

矣債不可半停弊反均焉役不可更出而不獲充  
代之策則又不可使言蕩債矣至又營用之一任  
剋削許令將此補彼亦合十分難慎處然自有債  
弊蠲革之議而債民顛望之情想亦切切到今不  
可不措劃便宜以求兩便之方卿之舉條與初狀  
啓覆奏及御史上疏錄出一通自本司論理數說  
即速行會本道使之仔細商度指一登聞可也徐  
命善曰嶺南有漕倉除留米初則其數不多故恣  
於取耗以盡分定式矣年年生耗今幾為四五萬  
石聞曾經道臣之言則為弊於民亦自不少云從

嶺南除留米  
半留事

今為始依半留法舉行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備局有司堂上鄭氏始為任五載  
必欲一遞且兼惠堂事務鞅掌有司之任今姑減  
下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備局有司堂上  
有關代戶曹判書鄭尚淳差下何如 上曰依為  
之

十八日承 命入侍

傳曰領右相三軍門大將入侍司錄白師坤來宣  
禁軍厘正事也

十九日次對入侍



等差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脩堂非曰不多而無  
故者甚少各道旬管分排苟簡右叅贊金魯鎮募  
修間已畢後戶曹叅判徐有鄰藩任方繞遶歸並  
還差脩堂使之察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  
曰各道旬管堂工久不脩負兵曹判書洪樂性京  
畿旬管戶曹判書鄭尚淳關西旬管吏曹判書李  
衿祥嶺南旬管禮曹判書金煜關東旬管工曹判  
書李命植北關旬管右叅贊金魯鎮湖南旬管戶  
曹叅判徐有隣湖西旬管堂上差下何如 上曰  
依為之

衿川縣監擇差

二十五日隨 駕詣慕華館○三廳勸武軍官 親  
臨試取時以試官入侍

是日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衿川本以疲殘之邑  
近有數遶之弊固已可悶而矧當今番慶怪之後  
宜軫大段振刷之方新除縣監年衰歷淺恐不合  
於此時差遣衿川縣監金頴改差更令該曹勿拘  
常格口傳擇擬待下批使之當日辭朝何如上  
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聞銓曹卽之言連值享祀諸  
執事無以分排填差云侍從違牌坐罷人負宜有  
收叙之道矣 上曰依為之

請被闕禮之罪

二十六日上劄請被闕禮之罪

領議政徐命善右議政李徽之聯名劄曰伏以天氣清和 臺躡穩旋區區下情曷勝忭幸仍念臣等俱據匪據隨處皆憤雖尋常節文之間每不免踈漏顛錯之歸今日起居之闕然即其一端也郊外 動駕後翌日問安乃是應行之禮臣等始果念此考見前例則 陵幸與絳宿 舉動外曾無翌日問安之事故臣等徒循謬規未及周思致使常禮闕而不行臣等微誠之少伸惟在此等處而一任隳廢亦不能自效惶愧震慄求死不得茲敢

次對

二十八日次對入侍

聯陳短劄略暴引罪之忱伏乞亟命攸司重勘臣等慢忽之辜以警具僚以肅頽綱不勝幸甚 荅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法宜率舊事貴從近今茲劄引胡為而至也大是意料之外卿等安心勿復控讓即起視事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右相假注書姜彙鈺來宣

先是己亥秋 德相受國榮指喉投進一疏其措語之凶慘情節之叵測人莫不憤惋而特畏其威勢敢怒而不敢言耳其疏曰伏以嗚呼今日之國

宋德相疏

某荒道理四字

事可謂痛哭流涕之不足也內而國本孤弱外而  
凶孽潛伏不知四百年宗社稅駕於何地何幸昨  
夏 慈旨懇惻命揀賢門爰得淑女臣寔顙祝惟  
在於螽斯之慶而天理難諶邦運不幸今則萬事  
已矣悠悠宗國之計思之茫然凡今之言者以勉  
聖學講治道為大本急務此誠然矣臣之愚見是  
亦猶屬告君者之例語也惟我 殿下春秋已盛  
嗣續漸遠固知天佑邦家則百之喜自有其時而  
其所以廣求之方日急於一日至於某樣道理非  
在下者所可指陳而在 殿下靡所不極之道亦

沈樂洙疏

德相煨億事

不待在下者之言而必有所商量於 聖念矣向  
對宿衛將臣飲泣而語者先以此事為第一義矣  
伏願 聖明勿以老迈之言而忽之也○是月十  
九日副校理沈樂洙疏曰伏以臣捐急之性偏於  
嫉惡愚妄之意功於衛道竊以為今當一初之治  
明彞倫而振頽綱者必先罪宋煨億而即臣初疏  
可質臣心及煨億以臣為構捏臣固畧下而乃者  
前冬儒臣宋德相之疏至斥臣以疑亂 聖聰願  
念臣名猶在侍從之列尺疏陳暴或不知僭猥而  
自以負累之蹤言不為重願無以格天聽而振世

道則又不敢仰首出言只自期沒齒自廢反省愆尤不意月前自天恩命忽侈館啣半夜天牌再臨葦廬隨詣闕外義不敢進瞻望雲天有淚沾臆罪在累逋罰止例勘纔蒙叙命復叩恩除惶隕蹙踧無所自容茲不得不冒陳衷情輸寸心而顛尺天伏乞 聖明垂察為儒臣之疏以為臣疏之意專在其身臣之本意果非以儒臣為無罪而專斥煨燼者亦有意也儒臣以先正之孫有四十年儒者之名吾黨之士亦皆藉口以為先正之門亦有學問之遺孫而適會側席 聖心眷眷求賢旒招之

禮首及於齒爵俱尊者則儒臣遂膺命赴召一年在朝兩度入城而進退語默無一不由於國榮離國榮一步不得徒使國榮之勢如虎溥翼若豕長牙益恣其踈令一世人皆惴惴尤不敢出一言者此皆萬目所覩一世所指則雖使儒臣自言亦不得謂無罪也雖然儒臣性本柔善年又老髦平居言議多為子侄之所誤先輩有誠憂慨歎惜之言臣嘗聞之方其赴召之初國榮勢熾自知專擅之罪無以服人欲借儒名以為藉重之資則尋常知舊莫不為儒臣憂而煨燼惟恐未售其利禁中之

扶護徃見袖裡之章劄就質莫非燬億為介則儒臣固為燬億所售賣而已若原其情固有間為在朝廷忠厚之道姑且愛惜儒名先罪其佞之為宜此臣所以固知儒臣之罪而先論搜億者也今其疏所謂沒把捉無形影者真可謂欲掩天下之目而責臣以不言實跡真贓則此殆肆氣也方儒臣始至也臣以世誼一造相面亦嘗累見於講筵同退之時而又一造馬三遭公會再訪私次致敬致禮少長常道斥臣以始不規勉可謂後責而又使臣不敢開口於國榮既去之後者無已過乎至於

燬億臣嘗累值逢場輒皆起避不欲與之接語燬億之所知則亦或知其深惡痛嫉之意而不恨臣言耶惜乎儒臣以成德之年一出世而然為權奸之所誘猶謂之見欺也今焉覺矣何不以一言自引於君父之前又自痛責其佞而區區以強卞之說欲掩一世所共知之事至與眈然後生有若反詈天可欺乎臣不知將何以藉手見古人耶臣又疑此疏非儒臣意而亦燬億誘之也抑臣因此而有欲一暴於聖明之下者尊道崇儒即我朝遺法而一世之所矜式也吾黨之尊先正而愛護

其遺孫者今已百年則人非不知燬億之罪而情有勝於公憤義反輕於私意或責臣以不愛屋烏者忠厚之論理勢則然臣之專攻燬億未忍及於儒臣者蓋亦不免於私意而若其忝辱祖先貽吾道千古之羞者燬億為崇則必先罪之要以光先正之道保先正之家者妄自以為深得折衷之道也夫尊先正者尊其道也有非一偏之所可私而明彛倫振頹綱之道亦當闡明於天下也今夫明知其罪而乃反以事在先正之後謂不可以自我先斥則此便非尊先正之道也臣所切憤者燬億

叔侄之疏每引 聖上曠感先正之事而 聖上所以尊慕先正將以尊其道於天下後世也此非一家私恩則輒自拖引於被論之對章以為要君之計者臣又不忍正視也於是乎燬億之類乃反斥臣以欲為異論臣固一笑而臣於知舊之間自在布韋鮮有相合所謂士流臣嘗譏斥前後言議之不合已不嫌於其心而倡為此標切之語儒臣之疏宜乎掇拾也尤可異者緣臣妄言而轉輒相激儒臣自明之疏有若亮忠貞節方為一番人所陷而或謂之自恃無隱不念觸諱或謂之羣憾眾

猶半世讐嫉臣未知此果何事也方其在朝闕節  
之通遍及異趨之地人皆以為四面春風則其所  
云云誠不可曉而忽以臣謂之前矛嚆矢至以為  
立功自效者臣未知何說也嗚呼臣雖愚迷豈不  
知我 殿下含容鎮服之至意欲有以仰體萬一  
而臣之初疏亦不欲斥言者只欲使煥億輩知有  
名義二字而已不意煥億使其叔督當強干而臣  
不敢終嘿者此豈為區區對下而止哉誠為世道  
將壞人心易晦國榮已斃而殉利忘義之輩張儀  
然無所歸若復有藉儒林而強欲儔張者則此臣

之所大懼也嗚呼若使國乘大書戊戌後國榮之  
專恣皆由藉重於儒臣則臣之前疏欲明煥億之  
為本者未必非為儒臣一分而其奈煥億之復藉  
其叔強欲申下則今臣之言亦不得已也嗚呼一  
世之耳目難掩千載之是非可定雖 殿下愛惜  
其家掩覆其罪而煥億竟無罪焉則臣愚以為斯  
文於是乎墜地而反非愛護之道也臣所自愧者  
臣固有失身溺職之罪至今追愆恥見輿僮後時  
之言宜不服人一轉再轉貽羞清朝臣罪至此死  
且難賞聖恩恢蕩復加收錄而三司之職何論去

就心懸象魏跡阻螭陛有臣如此生不如死伏乞  
聖明亟治臣妄言辱朝廷之罪仍命鑄改臣職名  
俾安自訟之微忱千萬幸甚○是日次對入侍頌  
議政徐命善曰因知中樞府事與善復上疏有令  
廟堂稟處之 命矣馬兵之不可革罷步軍之不  
可搜定纜因戶曹判書鄭尚淳御營大將李柱國  
所奏令西北道帥臣論理狀聞待其上來從當稟  
處而兵使營將之不得行弭令於營屬邑事誠如  
疏中所陳則凡係軍務閫帥亦當論罪守令豈可  
以弭令之不行終至於軍制之紊亂乎各邑將校

騎士取才事

之弄奸於空官許頌其宗軍尤是守令不能檢察  
之責申飭各道閫邑另加著意修舉而將校若售  
奸習則守令從以嚴戢守令如或慢忽則閫帥狀  
請重勘以為營邑相與檢飭戎政俾免踈虞之弊  
至於守部薦別設取才事所論雖甚便宜節目亦  
不可續續寔改此後則都政臨時各道武士之取  
才者留置試記以待散政窠出次第收用依兵判  
舉条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上曰兵曹無各  
道武士取才之窠乎徐命善曰然矣八路武士皆  
趨都政時上來不得一窠則安得無抑鬱之歎哉



不可無寢通之道分付兵曹騎士取才一窠通外  
方用之似好矣 上曰訓將之疏誠好矣然而既  
定節目之後又不可變改都政時外方武士亦為  
取才諸闕用之似無妨矣徐命善曰 殿下不知  
臣不肖委以重任俾靖世道臣受國厚恩誓以死  
報則凡在智慮之所周事理之當為豈敢懷顧瞻  
禍福彌縫周遮之畝而第今紀綱日頽人心日陷  
實有莫可收拾之憂試以目下事言之特命拿入  
兵部之不知去處安有如許紀綱王畿咫尺下屬  
之恣犯官長安有如許人心苟求其故皆由朝廷

無法之致誠以天下之惡莫大於逆而罪犯惡逆  
亦違當律則人皆以朝廷為無所施其法也目今  
三司之論崢嶸於國榮之失形而臣則以為國榮  
猶可以功宥罪至若無國榮之功有國榮之罪者  
亦且因循容貸汙無處分抑又何說臣抱此耿耿  
而特未得可言之會日昨儒臣沈樂洙疏中云云  
便是發端既已發端之後又復含嘿不思懲討之  
道則是朝廷無人也臣請索言之仍奏曰已亥五  
月以後一國臣民之所顯望祈祝者惟在於改卜  
名門廣求儲嗣則國榮之潛布異畝沮遏大詐案

是往牒所無之劇逆而若其附麗權奸羽翼陰謀使賊勢益張妖言敢肆者即宋德相是已始國榮以不可再舉之說自絕其叵測之情節而尚慮凶詐之不得終售未乃借口儒名以為脅持上下之階自搆疏本授諸德相者或有目擊舉世皆傳其疏所謂某樣道理四字即沮遏大計後次第之事而沮遏大計蓋欲為某樣道理之張本也雖使德相只舉四字而已凶壯逆腸已自呈露而又於四字之上加以至於二字則與上文作為層節別是他意者愈益昭然且使德相獨自辨此已難逃於

亂逆之誅而况疏本出自國榮則內畱沮遏大計外請某樣道理綢繆和應情跡彰著噫乃以國家萬年之洪基欲為渠輩別般之凶畱者思之及此骨驚而心掉國榮之未施顯戮已是失刑之大者而又使德相偃息於牘下則義理之晦塞倫綱之數絕有不可勝言而為今日臣子者其可免於容護惡逆之罪乎臣憂憤彌中業欲一陳矣日前儒臣沈樂洙疏中袖裏章劄之語既發其端則決不容掩遙時日一向假貸臣謂知敦寧宋德相為先絕島安置宜矣 上曰沈樂洙以此事三次上疏

乎徐命善曰然矣 上曰予見初疏謂是渠拔足  
之詐及見再疏猶未知其本意至於日前上疏則  
微露本事而尚有未盡底意第當問之矣仍 命  
書 傳教曰前校理沈樂洙入侍 上曰此言之  
出於卿即予之所未料先正之門乃有此事乎予  
之尚此優容亦豈無意而然也今則罪狀已著予  
亦無以為答矣庚申獄事即一搜局之事金益勳  
乃是文元之孫而先正不為顧藉以正其罪則顧  
今此事比諸庚申大小輕重果何如耶然而朝廷  
之尚今無言可見世道之莫可奈何今日入侍之

臣亦非一二人而尚有見予之顏乎至於故儒臣  
金亮行則當日出處一無相染於權貴者到今思  
之其人誠卓越矣徐命善曰戊申年靜菴之後孫  
亦有伏法者豈可以先正之孫有所容護乎且臣  
等尊慕先正之心豈後於人而至於此等事不可  
以名祖之孫有所饒貸矣承旨李亨達曰臣以叅  
贊官入侍故敢此仰達矣此事大関義理真贓終  
露逆節狼藉則領相之言不可不允從也 上曰  
宋德相名雖山林本無知覺矣徐命善曰其為人  
之寵侗無知覺臣亦稔知而至於此事大関義理

德相鞫問事

不可以儻侗而置之矣儒臣徐有成進曰今日大臣以宋德相事舉罪請討臣職忝三司從抱耿耿而未即一言者臣之罪也惟我 聖上御極之初以德相謂是先正之裔且有執逆之名首先旌招眷遇隆重在渠道理惟當出入啓沃畝報萬一之不暇而乃反附麗國榮動靜語默惟國榮是聽此則稍欲自好者尚且羞愧不為而德相以儒為名俯首聽令惟恐不及甚至於四字函言之出其心所在尤萬萬叵測矣此而仍置紀綱將益頽隳義理將益晦塞大僚雖以絕島安置仰請而究其指

意不可不一問臣則以為宋德相設鞫嚴問斷不可已也 上曰不允特進官洪樂性曰臣等固知德相平日為人矣向者 殿下禮遇何如眷注何如而不思報效之道終歸惡逆之科四字罪狀今既彰著臣等憤惋容有其極臣家於先正便是主人故德相之入城臣亦一次往見而知其怪駭不復往來矣誰料罪惡一至於此以此罪惡難容一日偃息於瀟下 殿下宣以先正之孫有所愆惜而姑不忍置法耶以先正之孫有此罪惡无可痛挽儒臣拿鞫之請決不可不從也徐有成曰沈樂

洙之疏以忝祖先為辭而渠以先正之孫乃有此等罪惡尤可憤痛也右議政李徽之曰四字旨意極甚凶慘罪惡彰著之後不可以先正之孫有所容貸也洪樂性曰宋煥億之紹箇其叔於國榮之罪不可勝言而且臺疏已有臚列亦不可尋常處之矣 上曰此事既知如此則曾前何無一言也知經筵金煜曰臣於其時適在外藩雖未詳其排布之裡面而蓋其下語已極駭愕及聞其造意用計萬萬叵測凶狀逆腸昭不可掩則在臣等同憤之心願當如何 殿下之不忍置法特以先正之

孫也而先正之門生此凶逆則尤當極正其罪以先先正之道即從大臣之請是臣區區之望也備局堂上李衍祥曰近來始聞四字之有苗脉矣其凶險之指意雖非渠自辨其和同國榮傳法國榮之狀外間亦嘗聞之則罪惡彰著之後豈可以先正之孫有所容貸乎亟施邦憲是臣之望也 上曰大體不幸矣此事初不如不發之為愈而今既發端豈非不幸耶沈樂洙謂袖裡章劄等說猶未知指意之顯斥者而其時其疏之自其處綴去之狀則予亦知之矣雖知如此尚今無言仍以無

言則誠幸矣而今乃發端豈非不幸乎徐命善曰  
臣於年來象鑄叢身群怨如沸而至若國榮事大  
閱義理實是國家安危之機故臣之顛沛利害初  
不暇顧矣 上曰我東之兩衿式者只餘山林二  
字而今者以山林為名者乃反如是從此山林之  
目亦將打破無餘世人必將以山林為可凌踏此  
尤可恨也金煜曰德相豈可以山林言之哉雖於  
遊節未著之前猶是儕類之不可齒者而况出狀  
遊腸路人皆知則何可以山林稱擬於今日乎備  
局堂上徐有隣曰此則本不可以山林稱擬者而

今於遊節既露之後无非可論於此等名目也徐  
命善曰臣當先請削逸而此事關係大義理故直  
請安置矣 上曰諸臣亦各言之諸臣皆齊聲奏  
曰此非可以持疑者亟從大臣之請宗舉國共公  
之望也李亨達曰近來豈有色目之稱而第以遊  
為名者皆出於臣之儕類臣無面可顯於 殿下  
之前矣 上曰承旨之言出自衷曲予甚憫之徐  
命善曰日已向晚臣等少退何如 上曰卿等少  
退沈樂洙入來後即為徽稟可也少頃諸臣還入  
上命沈樂洙進前 教曰爾疏中所謂袖裡章劄

等說果指何疏也沈樂洙曰前後章劄何嘗不就  
質於國榮而至若某樣道理四字尤極凶慘故臣  
疏及之矣 上曰四字指意某言之沈樂洙曰已  
亥年五月以後宗社大計國榮力事沮遏德相則  
又以其樣道理之說忍敢發諸口而肆諸筆其心  
所在路人皆知也 上曰爾疏凡三次矣既知如  
此則初疏再疏何不及之而末乃隱晦說去耶爾  
疏有情有勝於公憤義反輕於私意之句未知如  
是故曾未忍及之耶初疏再疏則予亦未知其本  
意故批旨中不為立落者此也大抵精神只在於

第三疏而又何含糊而不發也沈樂洙曰 聖教  
至此臣惶感蹶躄無辭仰對臣之所切痛切憤者  
誠以百餘年尊先正之心今此凶惡罔測之說乃  
反出於先正之遺孫也第德相自來無知覺之人  
使之至此莫非燬億之愆患故臣之疏語專攻搜  
億矣 上曰年雖老矣亦未當耄荒則豈可一聽  
於其侄乎其侄不過闖庸無賴之輩爾果以其疏  
為出於其侄之手乎沈樂洙曰皆出於國榮之手  
矣 上曰其疏若非出於其手則某樣道理之說  
渠豈能知其裡面而為之耶沈樂洙曰設使不知

而書之既書之後不得不為達矣 上曰知而書之則予未之信也徐命善曰無論知與不知此疏既出此罪既著則不可不置法矣 上曰卿之此言案由忠憤彼之一疏大係義理予亦不知何以為答而所可惜者先正之門有此事也俄以先正之處於光南事有所取譬蓋念先正引朱子之於劉珥李信甫事趙穆之於先正李滉子孫事之語也然而此事與伊時事輕重不但自異卿又引先正趙先祖子孫事以證之予又無以為答大義所在公議難遏而但有一事可以靳持者疏非自辨

不過謄呈此或為致疑之一端乎卿奏既發之後無論自辨與謄呈均之為得罪名義之歸從之固愍不從亦不可姑先削奪官爵可也 上曰右相亦聽之此事若以為必討則尚今無言其可成誠乎李微之曰其時疏本誰不見之耶四字旨意心常駭異而未知委折至今假貸此皆臣等之罪也 上曰右相則予嘗嘉之秉銓多年曾無為人指使之事矣李微之曰四字已極凶慘而至於二字尤極叵測矣 上曰上款文勢如何徐命善曰上款則論廣求之方日急一日而其下承之以至於



某樣道理矣 上曰此等事每以蔽置不發為主  
豈如沈樂洙所謂情有勝於公憤義反輕於私意  
而然耶乙亥年諸逆出後乃有搢紳疏矣罪犯貫  
盈義理關係者亦皆視之以疥癬之微眚如此而  
國可為國乎從今以往革去掩蔽之習一刀割斷  
惟以為國向上為心則豈非世道之幸耶徐命善  
曰前校理沈樂洙之疏臣則不韙之矣既知德相  
之罪不顧儒名而攻之則論其負犯何等關係而  
只舉梗槩猶未明快者差欠三司之躰臣謂前校  
理沈樂洙施以譴罷之典宜矣 上曰依為之徐

命善曰臣於俞彥鎬李秉模八牌不進事至今疑  
怪在中嘗欲一陳而過時未果茲因言端敢此仰  
達矣國榮致仕之初送節既未彰露則二人之惜  
去願留猶不是異事而至於自 上許休之後為  
銓官者屢違 召命不欲舉行未知前古果有此  
等道理否伊時國榮猶有餘威無一人敢論此事  
故俞彥鎬則尚無一番譴責李秉模則中間行譴  
別是他罪若復仍置勿論之科終無施警之道則  
恐無以振頹綱而塞公議臣謂行副司直俞彥鎬  
安東縣監李秉模並削去仕版宜矣 上曰右相

之意何如李徽之曰大抵怪異矣八牌不進專出於為國榮之心則規警之論何可辭乎徐命善曰紀綱立然後政令施措可以得當而紀綱之不立莫今日若也 殿下欲使世臣同圖蕩平思所以鎮安之道而至於此事關係不火知或置而不論紀綱將無可立之時政令將無可行之日矣此兩臣之文學才華亦非終棄之人姑施責罰待其自新而用之庸何傷乎 上曰伊時則未及知國榮之罪惡故如此矣徐命善曰藉曰賢人自 上既許致仕之後在下者安敢力抗君命乎 上曰凡事

每欲謀避不當故至於此矣予於其時或恐一人之有傷全以掩覆為事故此事予亦忘之矣徐命善曰一日之內八牌不進誠前古所未聞者也 上曰此言既出則不可不從而亦何必以此終棄耶仍命依為之徐有成曰宋煥億之罪可勝誅哉渠以德相之侄視其叔如奇貨德相在野國榮在朝而煥億紹箇之國榮指使德相承受而煥億慙惠之終至同惡相濟甘自陷於凶慘之科論厥罪犯可謂一而二二而一也臣謂前承旨宋煥億為先施以屏裔之典斷不可已也 上曰不允臺臣

朴宗彥曰臣即於 筵席伏聞大臣所奏及承  
聖批區區憂憤竊有慨然者德相之與國榮爛熳  
綢繆謀過國計者綻露於四字法言法狀逞臆昭  
不可掩大臣既奏公議峻發罪止削版已是薄勘  
決不可尋常處之臣謂削版罪人德相設鞫嚴問  
宜矣 上曰不允朴宗彥曰宋煥億之德患其老  
叔締結國榮臆狀相連其罪與德相既無異同臣  
謂司直宋煥億一體設鞫嚴問宜矣 上曰已諭  
於玉堂之批矣朴宗彥曰國榮沮過大計之窮凶  
情節覆載難容之極達而今以德相事觀之則爛

熳綢繆之狀尤極凶悖生前之顯戮渠雖倖追至  
嚴之三尺不可容貸豈以其身之經斃而置而不  
論臣謂物故罪人國榮施以孥籍之典宜矣 上  
曰已諭於前後臺批矣徐有成曰臣待罪下邑周  
年而歸則合啓諸賊尚無一人蒙允者舊逆新逆  
依舊自在臣民之抑鬱當如何哉至於國榮沮過  
大計之罪尤是人臣極罪而生未施顯戮之典死  
未加追孥之律日昨兩司之聯劄一向靳持曲賜  
例批神人之憤容有極哉臣謂亟從兩司之請追  
施孥籍之典斷不可已也 上曰已諭於前後三

司之批矣徐有成曰洪樂純之許多罪惡不可殫  
舉而若夫明義錄一部即今日之春秋而渠獨何  
心必欲漫漶之耶當初削黜已是末勘臺啓付處  
亦涉太寬臣謂巫從兩司之請先施竄配之典斷  
不可已也 上曰已諭於三司之批矣徐命善曰  
洪樂純雖在罪籍既經三事則一臺臣之不得直  
為勘律已有定式而向來前大司諫尹承烈之疏  
請遠竄殊違格例不可無警臣謂前大司諫尹承  
烈罷職宜矣 上曰依為之

